

清江全集
文 第五册



436
7712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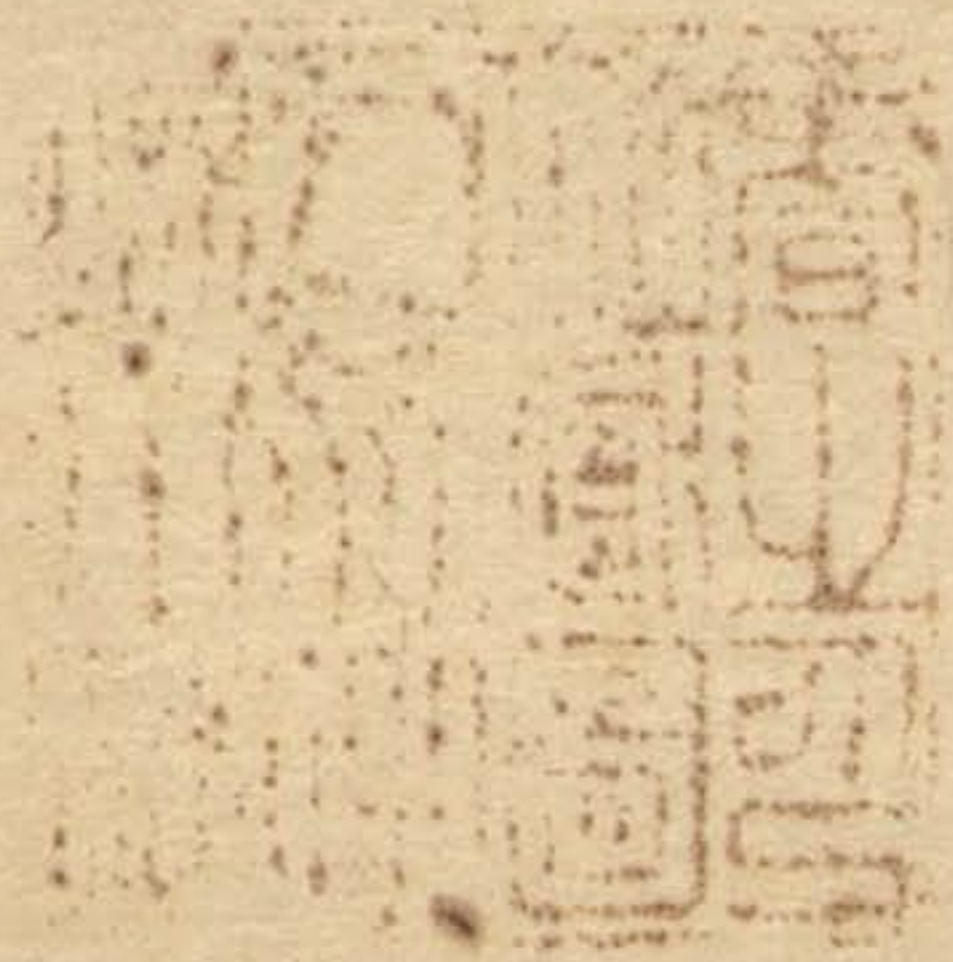
全集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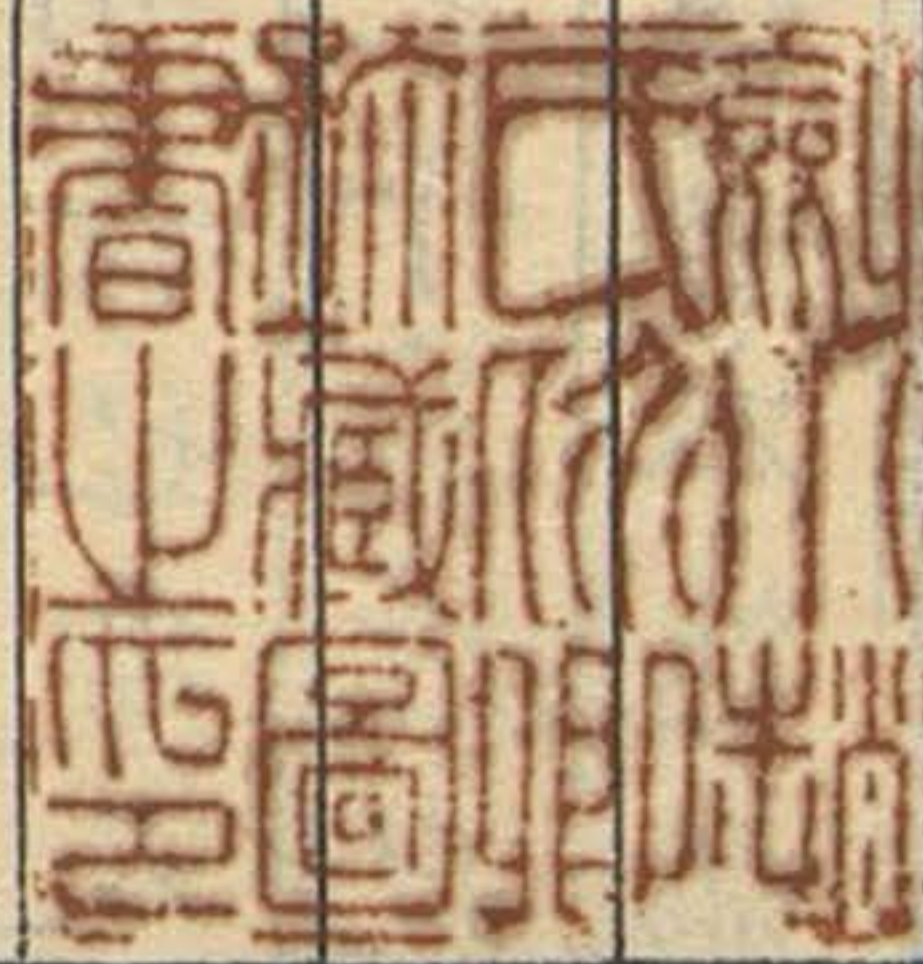
昆明市農會移交圖書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七

金陵集

書

復初齋記



宜興強如心氏世居荆南山之遵義里元季兵變辟地
 永豐黃山者十年而去親戚遠墳墓中恒慊焉而不足
 洪武年始克歸治茅齋於室之東偏題曰復初介國
 子生謝煜來求記夫有失而後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
 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失其田工失其肆回望鄉里皆狐
 兔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無一二咸謂不
 可得而復矣幸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淤者浚而
 復其清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敷榮鬯

達若冬而復春境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蓋亂極復平數
之必然而人亦不久於蕩析如心之初志於此遂矣向
使攻戰之未息疾疫之夭年雖欲復於已失者其能然
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余之由樵李而錢唐由錢唐而
雲間由雲間而金陵未嘗一日獲復先人之弊廬寧無
愧乎雖然君子所貴乎復者復性爲大性固甚於物也
有宅之安有地之美利吾累也必絕之其至清水也義
吾由也必從之其至廣塗也殘暴險賊之不存而一於
仁恕忠厚焉其生生之理奚翅草木油然而長也聖人
之教人復此而已而不遠復者獨稱顏氏之子爲近之
此復其初之爲近也如心好學讀書必知復吾本然爲

事非徒區區故業矣余因而推之且以自警云

宇定軒記

古稱閩多秀士自宋朱子講學武夸而通經好古由科目進者不一余之分教國子生也識方仲文氏焉仲文家於閩之玉井距武夸五里題其遊息之所曰宇定軒取莊周庚桑楚篇語也嘗求記於余至三四無倦色乃爲之言曰一室之小吾之宇也六合之大亦吾之宇也抑不知吾之宇在於德無小大之可言而德之爲宇有天光焉定而已矣今吾旦而興外物之交至者滅於東而起於西排於前而襲於後中固不得有所定也中不得有所定則天光亦從之而晦昏瞽錯亂可勝言哉惟

不撓於是非得喪喜怒哀樂其至虛至靈奚翅日月之
昭晰定之所發如此周未能窮其理顧欲身為槁木心
為死灰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使如兒子然非吾之
定也吾之所謂定者非若槁木死灰不知所為所之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定非一於定也特日
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牾猶鏡之鑒物而不為物所遷豈
非定於此而應乎彼歟推其所以異者彼以定而定吾
以定而敬定而定者寂而無感定而敬者感而未嘗不
寂其得失相懸萬萬已仲文求周公孔子之道而取乎
周者將惡物之膠膠擾擾必盡此而定定之功觀其言
有默契於是非以老子之語南榮趯為足也余懼其溺

於高虛玄遠不悟其非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無以救其
終也因反覆所聞聖門教人之旨以辯之仲文尚有所
擇云

醒心軒記

余嘗論天下之至樂不在於珠玉之玩狗馬之適而恒
得於一山一水之間故歐陽永叔醒心於泉上黃魯直
醒心於竹所豈特解其酒之沈酣也哉大抵日與事接
耳塞其聰目蔽其明如蠱如寐顛倒錯亂所惡殆甚於
酒已一旦脫囂煩而即幽閒見夫天之高野之曠煙雲
吐納禽魚上下於是易其視聽不翅蠱而愈寐而覺豈
非境變於前而心悟於內哉嗚呼天地之大一毫之小

舉不外吾之方寸使吾觸於境而昏又復擬於境而醒
吾恐暫開而復合乍明而卒晦則其昏者未嘗醒醒者
未嘗不昏也惟其神明之舍洞徹無累湛然止水皎然
清秋海月而事皆得其官又何待夫所謂醒心處也邪
然歐黃二公皆一世豪傑之士其胸中灑落固非常人
所易及抑榮辱得喪是非欣戚相爲勝負者自壯而老
不知其幾矣遂托之所遇以明其樂之在此焉彰上人
洞然吉安之慈恩寺沙門也居其祖師明心燕坐之所
寔魯直所名者凡若干年今年春來京師天界住山全
室翁愛其學優而行堅遂留之俾住蒙堂之別室乃欲
揭醒心之名以示不忘而全室一日以隸古作三大字

以貽之何其前後之相符而會其意於不言也介春官
行人王景行氏求余記故舉其說如此雖然洞然學佛
者也究苦空寂滅之法超然物表心境兩忘其所以醒
之者奚求一山一水之間當如余之所論矣其質之全
室或有合焉尚有以告余也乎洪武七年歲在甲寅秋
九月初吉國子助教樵李貝瓊記

暎雪齋記

暎雪齋者四明孫原仲讀書之所取其遠祖康爲法也
大雪之夜人旣休矣方執卷就其明以補日之不足則
知其於書無時而去也不如是不能進乎學其志固異
乎人哉嗚呼天地之理古今之變具載於書不可以不

讀者董仲舒讀之爲膠西相兒寬讀之爲御史大夫匡
衡讀之爲太子太傅朱買臣讀之爲會稽太守其讀書
也必皆務於勤故有三年不窺園者有負而穴壁者有
庸耕不輟誦者有負薪行歌者而康之映雪其一也攷
之於史仲舒兩事驕主正身率下所居而治而正誼明
道之言合於春秋兒寬爲左內史勸農理獄務得人心
不求聲名吏民信愛之匡衡在成帝時因日食地震之
異抗疏直攻其失後復論治亂安民之機以及治性正
家鑿鑿萬言出入殷盤周誥故又知其讀書者不徒謀
祿釣名以榮一身顯一時而已宜非諸子之所及焉諸
子之讀書不過悼其屈而求其通服其勞而必其成志

既遂矣或淫以取禍又不知其所讀何書也余之少也
氣質昏惰不能以古人自厲今老而無及而原仲法乎
遠所以尊其居壹其志專其習是可尚矣乎吁長梧封
人謂子牢曰昔余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
余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余之謂矣輪扁對
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得之於
心而應於手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臣原仲其勉之是爲記

著存堂記

余讀祭義而知人子之事親其有終乎死不異乎生也
不異乎存惡忍忘之於朝夕也嗚呼世之私於淫昏之

鬼非其族屬至像而祠之若或覩其光怪之發見洋洋然鑒之在上臨之在前莫敢有一毫之欺莫敢有一息之怠而於其親反疏焉甚矣其蔽於愚也惟仁人孝子之心則不然霜露風雨之變旣齋而祭所謂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入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亦豈出於僞哉死不異乎生亾不異乎存而其精神之相感體魄之相接固有無間於冥冥者君子記之於禮其義精矣殆非常人之所能知也余故謂死其親而忘之者不仁惑於神而昵之者不知孰余過邪國子典簿裴季和氏蚤喪二親而有終身之憂顏其堂曰著存其所以致愛致慤合乎

祭義之所言矣且求余爲之記因著其說以明之初季
和之父日章先生嘗以明經薦於有司余獲識之錢唐
奇偉磊落秀出等夸惜其不及顯融而沒季和尚克樹
立於後可謂有子矣則於是堂必曰居吾親之所安也
食吾親之所者也一升一降一出入恒視其所不及
見聽其所不及聞未嘗忘之於心爲能嚴於所事不翅
神明之尊非失於不仁不知者盍舉以警夫人也歟

蒼蘆堂記

天竺靈山教寺說法之所曰蒼蘆堂住山珩公伯瑀之
所重建也堂負蒼屏千仞視昔爲加雄麗焉初晉咸和
間有僧竺惠理自西域至杭以其下朶峰爲自身毒飛

來者即其地置繙經院隋真觀法師益廣其制改院爲
天竺寺至宋仁宗時天台慈雲式法師來居於此顧瞻
棟宇庫陋弗稱大雄氏之教之尊謀易而新之而丞相
王文穆公侍郎胡公則皆捐俸以相其役由是伐材於
山陶甃於冶工效其藝人昏其勞倏焉而大殿中起三
門前開翼以左右兩廡金碧炳煥不翅雲黥濤涌地因
之而益勝其後爲堂若干楹則名蒼筤云繼法師而葺
於後者代有其人元季至元辛丑寺燬於兵而堂亦隋
矣大明洪武五年伯琚之主天竺也慨創始之不易思
圖終之爲急乃發其私橐載經載營仍揭舊名於中蓋
距慈雲三百餘年廢興若出於數實教之所關也且馳

書京師抵余求記其顛末辭勿獲則爲之言曰錢唐山
水之勝甲於東南而寶坊所居者十九蓋自齊梁以來
益崇益侈矣一旦變起州縣剗爲狐兔之區未有能作
新者所謂蒼蔔堂屹然焚蕩之餘豈非資其荷負者歟
請得以繹其義物之有香者不一而蒼蔔香爲烈人之
有德者不一而佛爲至香之烈則掩乎衆物德之至則
首乎衆人故入蒼蔔林者不聞餘香入佛之室者不知
有聲聞辟支也此天女訶舍利佛所贊而見諸經者如
此嗚呼暗者不可攻而慧暴者不可反而慈嗇者不可
弘而廣汙者不可遷而潔淫者不可節而約甚矣其局
於一偏也至聞佛之說則皆深信而速化殆過於教而

行禁而尼豈非薰其德如蒼蔔之香莫知其所以然乎
雖未足以爲喻然知香莫過於蒼蔔即知道莫加於佛
矣異時退休江湖之上尚訪伯琚於天竺尋丹井經臺
陳迹登堂共論慈雲之事未晚也姑述其槩登載諸石
俾將來有所攷伯琚名楚珩族出樵李特深於教爲五
山所推云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冬十有二月廿日國子
助教樵李貝瓊記

遠清堂記

距昌國縣東三百武有洲曰芙蓉其水縈紆南流以入
於海洲之上皆蓮芙蓉其異名也當三伏時紅披翠掩
雖鏡湖三百里亦無以過於是焉隱者李文友所居旣

專其勝築堂若干楹因顏之曰遠清命其子彥清來求
記余嘗論詩人工於寫物凡狀其形者遺其神而濂溪
周子之於蓮求神於形之外詩固有所不及也夫周子
一代豪傑之士其生也後聖人千有餘歲而學之所造
會聖人於一時殆非漢唐諸子所至其於一花一草疑
必略而不顧乃有愛蓮之說何哉蓋有胸次灑落如光
風霽月則無一毫之累可知而蓮之至潔不妖可觀不
可褻實足以配之故目爲花之君子非徒玩物類衆人
之牡丹已且歎時之愛牡丹者衆愛蓮之同於已者寡
也今文友有周子之愛取其語以爲名其亦異乎衆人
歟抑聞環洲而居者多大族而中建夫子廟久矣惜湮

於荒陬僻壤人莫能知至文友始表四明之有芙蓉焉
雖然一物之微發之於周子獲列君子之品第亦流芳
於不朽矧爲士者日聞絃歌之聲日觀揖讓之習惡可
不勉而至於君子甘爲小人之歸乎宜卽物以反諸已
非特取香之遠而益清爲人之所美尚蓄其至美使體
夫遠清也哉是爲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七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八

金陵集

武昌譙樓記

縣有譙門古也或以譙門爲城門見於陳涉世家豈亦施之縣乎後建重樓於其上故又稱譙樓蓋令丞所居必嚴內外之限辨上下之分非徒侈之以張麗而已

謝叔賓治武昌之三年自垣而門自堂而廡舉新而完之而譙樓未及建也父老有謁而爲言者乃謀於衆即山伐材濱河陶甃因其舊址而經營越十月而功成飛甍巨棟高出雲雨無雕斲之費而弘敞殆過於前於是棲鼓角以謹晨昏之節可謂稱其嚴內外辯上下者

矣惟工築之歲月不可不紀遂狀其顛末馳書京師求
余文以鑱諸石按志武昌在漢爲江夏郡至吳改武昌
晉庾亮陶侃嘗出鎮其地而環境之內層厓峭壁之竦
峙者則有鳳皇大洪驚湍淠流之扼束者則有江漢此
非險固之當保者歟破壘已湮荒臺已夸而英雄陳迹
尚想見於千載之下矣今所轄七縣武昌其一也唐宋
以來民之至而土著者日益繁夥元季之變所至阻兵
苦於攻戰千里蕭條過者興慨國朝混一區宇休養旣
久凋瘵始復流亾四歸而叔賓興壞起廢一新邑人之
觀聽厥有次第哉登高望遠凡昔之荆棘叅天宅狐兔
而盤蛇虺者今皆禾黍矣昔之白骨彌望嘯魑魅而號

烏鳶者今皆宮室矣抑可以見聖天子之深仁厚澤被乎南服之廣如此故茲役亦易而不煩也大抵時之不得爲者春秋書新延廡是也制之不當爲者春秋書新作南門是也譙樓旣得其時制實出政之所關雖重於用民非若延廡南門爲春秋之所譏惡可後而不急邪凡吏之出入於門民之來往於道亦各有其時而不違矣故詳書以著更作之始俾來者有所考云洪武八年歲在乙卯春二月初吉將仕佐郎國子助教樵李貝瓊記

宋縣令謝公廟記

皇帝肇造區夏所以懷柔百神之道旣周無缺洪武四

年又更定其封號若奉化之縣令謝公其一也有司祇奉明詔惟謹而邑人爲新其廟且以狀介國子生汪瓚求余記按公姓謝名鳳宋臨川內史靈運之子晉康樂縣公車騎將軍謚獻武立之曾孫也元嘉中爲鄞令鄞即今之奉化在縣未幾惠政大孚乃於縣東二里造方勝磬以蓄水歲溉田五千餘畝磬北阻大溪復架石爲梁民不病涉因名謝鳳橋構亭其上宋政和間改名豐樂紹興間又改名慶登云初鄞人於公之存德之如父母建祠磬南像而事之及沒而其神益靈嘉定八年飛蝗蔽天人走於廟禱之俄有暴風澍雨驅以出境紹定元年大水又禱之一夕而退嘉熙三年旱又禱之而雨

咸淳二年雨暘不時禾且盡槁又禱之歲復大稔元大
德十一年濱海之州大疫獨不及鄞明年飢有巨艘自
劔南運米至鮎亭聞有人招之者曰吾謝鳳也人賴以
活前進士陳觀爲作記至正十九年寧海賊馮輔卿帥
衆寇境官軍逆戰於珊墟嶺仰見大旗飛揚彷彿萬騎
雲合而旗有謝字賊駭大奔斬獲無數二十七年正月
己卯火民廬燬者若干所且及夫子廟學正程式復禱
於神風尋反滅火嗚呼古者忠義士體魄雖死其英靈
不俱爲野土而顯之一方者亦間稱一二事或者出於
偶然非皆神之所爲也孰有公之庇民於冥冥所禱輒
應而拯飢平寇尤彰彰於見聞而不可掩者其烈爲何

如哉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勤死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則公於禮宜祀先是程式洎父老江嘗以狀聞州州上之府府上之省省上之朝封孚祐侯廟號資福蓋有年矣國朝復修舊典雖未及加贈以寵神明於千載而知其不爲淫昏之鬼明矣余因求之南北分裂之日苻堅方熾且欲一舉而下江東微康樂公禦之淝水覆百萬之師晉已不國故其功在社稷爲甚大復有孫如令者旣善其職興利無窮至廟食於鄞百世之後凜焉若生則其大異於人人而精氣流行宇宙間惡得誣也故爲書其寔以登載諸石重爲作迎送神詞俾鄞人歌之以慰懾

其心焉辭曰蛟門兮巍巍潮朝出兮夕歸神之居兮寧
止從繽紛兮如水酌清醴兮羞文魚鼉鼓統兮吹笙竽
利我民兮時暘時雨上無飛蝗兮下無鼠田每每兮多
黍多稌萬歲兮千秋惟神是依兮孔樂且休

竹深處記

樵李董好問氏有耕讀所在城東之烏橋而鉅竹萬个
森布交錯題曰竹深處取杜甫遊丈八溝詩語也間因
陸景宣來求文爲記余按丈八溝在長安重開於唐大
曆間其水通安福寺一時貴人莫不遊焉觀甫之詩則
其地多竹可知今烏橋非丈八溝比亦以竹深名之者
當三伏時蒼翠環合日光不到此焉盤礴奚翅冰厓雪

谷而酷烈之氣不及也此亦樵李之勝雖丈八溝何以
過哉嗟乎樵李介三吳

之間號東南大郡強宗右

族輦石爲山鑿池引流羅植佳花異木車馬之至者朝
夕相踵孰知竹深處之可遊可燕乎兵戈格鬪之餘蕩
爲榛莽而向之壯麗無一存者何其倏起而遽仆也烏
橋之幽僻斗絕且爲好問之所專其竹久而益蕃固無
昔人之誇亦無今日之感是豈不足書乎雖然竹特草
木之一王子猷謂其一日不可無者惡其俗耳使有千
畝之廣而未能知竹之趣焉者衆也若好問其有子猷
之韻歟觀其月出而林影散風回而水聲激必有與心
會者矣余愧竊祿京師未遂老於田里一造其所爲快

會者矣余愧竊祿京師未遂老於田里一造其所爲快

徒重千里之思而已故復其說如此至於論竹之德則
白樂天劉寬夫所述已詳茲可畧也

清泉書樓記

臨江合三邑爲郡有泉出郡西之山趾四時常清故以
清泉名其里環泉而居者多巨族惟劉氏特盛寔原父
貢父之裔也原父在宋時號稱博學所著春秋權衡意
林尤足發揮聖人筆削之旨焉繼原父而舉者前後非
一及時革世殊而立愛先生遂不仕家卒人皆高之立
愛生子齊卿齊卿生子季鵬亦清苦好學築萬卷書樓
於泉上旁掖小樓二間左曰一經示所治也右曰獨樂
示所存也日率族人子弟此焉講習殆非笑談風月酣

樂絲竹之所已洪武五年季鵬以明經薦於春官奉旨
入成均卒學時余爲助教且累求爲清泉書樓記余惟
聖人旣沒而道之衍於書者益繁有終其身不能竟已
齊卿父子竭資購之殆富於市人之肆嗚呼黃金珠玉
無益於人往往觸龍蛇犯虎豹采於山海不測之境以
爲利有大於生者故雖富貴家求之不厭蓄之甚固至
戒子孫世守爲寶其視六經百家之說知之者不能好
好之者不能讀剝爛於風雨嚙食於蟲鼠是貴其所賤
賤其所貴如此可謂至愚若劉氏之於書奚翅黃金珠
玉不惟好之又能讀之其藏於樓者不爲風雨蟲鼠之
所讐則賢於人人何如哉宜其子若弟知道者衆而二

劉之緒久而弗墜也彼所居重貨歷數十年中忽變化似太空浮雲無一存者此不足恃爲利而恒爲吾累矣故後之不振或流於皂隸亦無怪焉由是觀之以其所好之不同而得失相去萬萬也余所以樂爲季鵬記之且使天下之士當以彼爲戒而以此爲法洪武八年歲在乙卯春三月初吉在城南挹翠軒書

勤有堂記

窮天下之理監古今之變莫過書之所載矣唐以前經生學士傳寫而誦之故猶鮮而未徧至明宗長興三年始刻九經板給其所求正其所習焉嗚呼治本乎教教存乎書秦乃欲愚黔首投棄焚燒而五季之君夸狄之

人能知以是爲先務可不謂之賢已乎其本雖可班而不可賣君子固無深議也自是厥後刊者相繼陸走川通四海九州之內致之旣易而讀之者遂輕積之旣多而通之者亦寡不亦悲夫金陵王舉直氏粥書於市復顏其堂曰勤有取昌黎韓子詩語也余嘗過而異之蓋一時善賈視時廢居惟珠玉錦繡爲上而舉直以經史子集益於人者大多畜善本不翅珠玉錦繡非特徵十一之利且示人必盡其力又可知其賢也命其子良來求記余惟天祿石渠之藏其書至繁苟勤而有之則在我而不在書也不然其中朽然而餒雖富如天祿石渠亦奚爲哉韓子之詩所以惓惓訓子務於勤而已夫事

亦奚爲哉韓子之說所以惓惓語子務方董不已事
皆以勤而成矧學者惡可有一時之輟歟孔子曰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
得失之判決於勤不勤耳舉直之示人如此抑病致之
易而讀者輕積之多而通者寡其意切矣今良爲國子
生尤慕兒寬匡衡爲人孜孜不怠月試季考恒中甲乙
是由舉直示人之戒而自勵其勤且有譬稼而穀圃而
蔬也故書其說云

體素齋記

體素齋者余友錢唐杜誼讀書之所取莊周刻意篇語
也累謁記以暢其義余惟錢唐當吳越要衝左右江湖
蠻貊海錯之所聚故其人尚利而輕揚視業儒者爲左

蓋風聲氣習自古而然誼知求道爲心日從鴻生碩士
遊固足進而與之矣抑體素未易言也素也者無所雜
之謂太古之時人遊於無爲不知有忠信也不知有廉
潔也不知有禮讓也不知有孝慈也素之純也鴻濛旣
裂僞而忠信從汚而廉潔著僭而禮讓興暴而孝慈立
質虧文勝喪其素矣求如真人之無所雜者不得見矣
誼生今之世而欲復乎古豈非天性之美乎或病其野
而不知吾素之不假於外也不假飾而爲文有天下之
至文不假修而爲行有天下之至行此真人寶其自然
者雖非誼所及而欲求至於體素誠惡其假於外而忘
於內也雖然孔子答子夏之問有曰繪事後素聖人之

論學恒先於質而未嘗去其文所貴適中而無偏勝焉
使未至於自然者苟飾而爲文修而爲行又奚害於素
也哉尚以余言勗之乃起而歎俯而謝曰請書諸紳是
爲記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八

前以良史主文事

為時

少游尚知余言最切然亦無所從也

新末至其自無散於翰而無及於

論學則矣然實而本嘗去其文也昔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九

金陵集

集效方序

金氏集效方一卷凡治風者其目若干居卷之首病莫重於風也治傷寒者其目若干次於風之下治雜證者其目又次於傷寒之下治婦人小兒者則繫其中焉金氏自宋之南由汭徙錢塘之東里世業醫至橘隱先生而其醫大顯先生用藥損益古人之方治人奇證十不一失既沒其季子弘又取其方增而成編題曰集效方而不曰集古方變於古也按醫自秦越人死而方亦不傳漢張仲景始有方唐孫思邈以來又有所謂千金方

而三因濟生及簡易方繼出世多主之嗚呼以天下有無窮之證應之以無窮之方古人仁人之心至矣然諸方豈無效之可稱而金氏所類獨以效言者何哉方雖各主於證膠而不通者未足以言方蓋君臣之品性有寒溫不翅甘辛之辨其過也必有以制之其不及也必有以濟之一毫之悞而死生繫焉矧北方之病恒實而宜下南方之病恒虛而宜補苟以施之燕趙者施之吳越不亾必憊而南醫用於北亦無益也所以叅之劉守真張潔古李東垣之論藥雖準乎古方必酌緩急之宜而去取之不盡執古人之方也執方而求效其效不可必而所類者皆效之已著可信而用焉譬之善兵者雖

必而所類者皆效之已著可信而用焉譬之善兵者雖

有孫吳之法而臨敵制勝其變不同殆有出於孫吳之外者奚獨醫之於方也乎橘隱父子本儒而通醫故能其巧如此非一時射利庸夫之所及者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舍是方何以哉今年秋弘至京師見余成均出以相示且求爲之序余久與之遊不得而辭也因書以質之云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八月初吉國子助教樵李貝瓊序

冊太上皇帝儀注序

稽古堯舜以天下禪未有尊號之稱也武王追稱文考文王則施之既沒之後漢高皇帝即位六年詔尊太公曰太上皇得人子尊父之道矣厥後唐高祖傳位太宗

尊爲太上皇睿宗傳位玄宗自稱太上皇帝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爲上皇天帝及復兩京迎上皇歸上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宋紹興三十二年高宗內禪加尊號爲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先詔有司造玉冊玉璽祭告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設黃麾仗百官蒞事奏宮縣之樂行受賀之儀其禮始備乾道七年再加上尊號爲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十二年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蓋所以極其尊稱之美如此光宗即位亦尊孝宗爲至尊壽聖皇帝寧宗即位亦尊光宗爲太上皇慶元元年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夫以光堯享年之久四加

冊寶其制特詳故淳熙之詔曰宜稽紹興乾道之已行
補兩漢有唐之未備是以後代得考而循焉

歐陽先生文衡序

宋興五季之後文章視唐益下其能振而復古以繼昌
黎韓子者則有一人焉曰歐陽文忠公故當時蘇文公
極推尊之以孟子韓子竝言文公非私於公也蓋公天
下之言也天下之人亦不以文公之言爲過吾嘗反覆
讀之見公之大節在宋爲名臣而文章特一事而已其
居諫垣其居政府設施議論若三弊五事修河利害及
討趙元昊曠歲無功爲陳三策何其剴切明白如此惜
不得盡行其說至言石介亦事之小者杜范韓富四臣

爲小人所構一旦同罷而無敢辨者乃上疏極論其忠而希文之出守饒州也復抵書高若納責其不諫遂謫夸陵始非不知忤若納意必獲罪誠不暇爲身計而惜朝廷去一正人甘與同斥而不辭其忠君體國爲何如哉顧以文章稱之者未足盡其大也苟以文章爲上下則秦誓論文王不當改元武王不當冒文王之元年破僞書之妄而詩譜國風先後世次猶有功聖人之刪述宜其與韓子孟子竝言也嗚呼孟子沒千餘年而得韓子韓子沒二百餘年而得公其人物之高道德之盛發之於言奚啻一元之氣流行宇宙而賦於萬物不見雕琢之巧而至巧寓焉故爲學者所宗雖有負竒好勝欲

琢之巧而至巧寓焉故爲學者所宗雖有負音好勝欲

進於先秦兩漢者亦無以過之矣金華馮忠者學精而志堅洪武五年薦於春官以少不更事俾居成均卒學而余亦被召爲助教遂從余學古文時天朝方鏗時之陋習將一變而至於古則不可不取法文忠公矣忠肄業之暇錄其文之粹者凡一百七十二篇類爲六卷題曰文衡謂法之所在也可謂有志之士由是而進去古何遠邪旣成示予故爲序以志忠之勤且使觀其文而想其人也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二十日樵李後學貝瓊序

橫塘農詩序

姑蘇控江引湖地美而宜稻由是業者恒足焉其屬邑

嘉定之橫塘有秦君文剛隱於農者也自號橫塘農而農之言曰服天下之至勞莫如農矣然古之人莫不業農也不業於農則爲遊民而遊民不容於三王之世後世遊民多而爲農之大蝨矣吾生長田間自吾祖至於吾六世未嘗一日而去農方農祥司春父子畢出耕之欲勤播之欲時懼稂莠之害也芟夸之懼蝨賊之食也扞除之時至而熟則其入必倍苟力之不齊而責其報之豐治之不早而冀其成之速惡可得耶故吾之知農爲深而人之不爲農者亦莫知吾之知農也又曰吾視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旣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吾以業農獨全歲給貢賦外則擊

或死或徙無一存者吾以業農獨全歲給貢賦外則擊

鮮釀酒合族人鄉黨酌而相勞榮辱得喪舉不得撓吾
中矣或勸之曰伊摯爲有莘之農起而開商六百之業
諸葛孔明爲南陽之農出而匡漢於三分之時今農治
田之暇臥牛背讀古人書嘗慕其爲人且將羽儀天朝
以治田之事推之治國又可卒於橫塘也虜輒浮以大
白瞪而視曰吾寧以彼之憂易吾之樂也頽然而臥聞
者高農之所爲賦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言爲之序

送衍上人序

余客雲間時聞吳中衍斯道者工於詩而未得交其人
也今年春來京師識斯道於王君常宗坐時方與諸儒
編纂元史朝而出暮而休亦未暇讀其詩也六月八日

斯道復見余曰衍留龍河第一禪林五月矣旣倦而歸
先生可無一言邪余因求其所著獨菴集讀之凡千餘
篇皆無剽拾腐熟語其大篇之雄健如秋濤破山鼓千
軍而奔萬馬浩乎莫之遏其短章之清麗如齒齒初花
淨含風露灑然無塵土氣蓋駸駸乎貫休之闡奧琴聰
蜜殊不能及焉噫詩變而至中洲詩之義已泯焉不存
工於詩者非一未見其能復古者幸於不可見之時獲
見斯道之詩所謂夸昧雜陳忽聆大雅之奏惡得不爲
之驚喜邪方將與之上下漢魏晉宋之變以泝古人經
緯之體惜其別之遽而不可止也余聞斯道上穹窿觀
洞庭過天目往來浙西東凡十餘年歷覽山川之雄秀

固以資其賦詠而詩與境俱化矣矧交一時名卿才大
夫所以得於討論何如哉然斯道之所悟則在於道而
不在於詩也其出也不必於所往其歸也不滯於所留
奚啻太空之雲遼海之鶴孰得而繫之行矣或見奎公
方舟本公立中於東南爲余謝曰龍湫虎穴當歸而尋
盟矣

送鄭士衡序

吾嘗論學矣學必求其至而止孔子以天爲至者也顏
子孟子以聖人爲至者也天不可至而孔子至之聖人
不可至而顏子孟子至之彼奚異於吾也自孔子而下
求其至者亦學顏子孟子而已彼至焉吾不至焉豈不

病且恥乎或曰顏子去聖人一間孟子亞於聖人吾惡
從而至嗚呼信不可至矣苟知病且恥也必以二子自
勵其身所以急於學也然有本有末詞章之工也訓詁
之習也非二子之學聖人者也詞章訓詁之學蘄入其
門登其堂者吾恐旁立而竊笑者必衆卒亦莫能至也
孔子沒其道託之經者亘古今猶一日孔子之道蓋傳
堯舜文武之傳天下之共由也其傳及於孟子孟子之
後周子之太極圖通書張子之正蒙皆推聖人之經而
衍其道朱子又類其切於己者爲近思錄此學而求其
至之塗盍亦考之以正其所趨發其所蔽而措之於事
業歟舍此而攻彼則本棄末務孰甚於是邪自朱子迄

今百有餘年教者既昧於上學者復怠於下經之所載
視爲空言未有病且恥而求至其所至者不亦悲夫吾
少也無勇坐此而失之及知而欲進則其齒已老而衰
矣莆田鄭士衡者洪武五年試於有司遂薦於春官明
年授惠安之儒學教諭以歸因舉而告之欲其率諸人
者務崇其本焉非重於責人也不敢以吾之不至且又
阻人之至也矧朱子之化行於閩中人物之盛尤非東
南諸郡比吾可不望於惠安之弟子哉

送蕭子所序

洪武六年春余被召至京師始爲國子助教分教諸生
獲與學錄西江蕭子所交間與余言竊祿三年矣而吾

父年今七十餘遠隔江湖千里之外修灑之奉缺焉夫
欲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不得養者傷何
如哉且誦詩至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乃泣數行下嗚咽不能止余固知其孝矣一日子所
走告余曰執得請於朝歸有日矣先生可無言乎又曰
執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西之鼓樓岡築
草堂讀書而連山之環峙前後者截業如屏焉澄溪之
分流左右者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鉅竹千箇不翅秦
人之桃花源而風土朴厚猶存太古時因買鍾畝之田
一區與田夫野老錯耕以給貢賦外私其贏供伏臘之
費舉無俟於外求也又即甘竹里築養志亭時迎吾父

宴於上既醉則兄弟起舞爲驩俾諸子歌而和之此天壤間之至樂也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俾吾父益壽而康強方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往來甘竹武山之境則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吾之至樂哉余聞之而喜遂載酒於龍江之滸且爲歌以華其歸歌曰

汝馬之騁兮孰予能羈汝舟之迅兮孰予能維大江孔安兮山無岐送汝于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兮有黍有稌漁彼溪兮有魴與鱖釀黍爲醴兮魚升於俎燕且歌兮以樂吾父六月十二樵李貝瓊序

送國子學正趙伯庸赴永寧尹序

太史公作循吏傳自黃霸而下五六人而止嗚呼以西漢之盛何吏之循者若是之尠邪以吾所見聞者而論之尤信古今人材之難矣夫剛者過於殘察者過於急和者過於縱方者過於固迂者過於踈通者過於同厚者過於鈍華者過於文而貪者可餌昧者可罔懦者可脅也民之利病繫於吏使貪也昧也懦也固不足論至剛而殘察而急和而縱方而固迂而踈通而同厚而鈍華而文惡能盡其撫綏和集之道如循吏之爲哉故天下之爲郡不一而稱治一郡者未見也天下之爲邑者不一而稱治一邑者未見也宜史之所載不過霸之徒而已後世求至於霸者益又尠焉國家旣一海宇汲汲

於撫民於是大用諸儒叅錯布列於中外凡武健善用
法者弗與也洪武六年夏三山趙伯庸由國子正遷知
河南之永寧余竊爲之喜者累日何也伯庸天資過人
而濟之以問學殆無余所見聞之過者則其爲吏也不
赫赫然使民之畏不煦煦然求民之悅正心以守法其
有霸之風可知矣且霸在潁川數有鳳皇之集當時以
爲異今伯庸之往永寧盡其撫綏和集之道勸農興學
而皆有孝弟之行奚必鳳皇之異見於境也他日稱今
之循吏者其在伯庸乎其在伯庸乎

送胡虛白歸海昌序

余客海昌時嘗謁民曹尚書貢公玩齋於北郭坐有胡

虛白者公極稱其好學工文辭遂納交焉未幾公如閩
余亦挈家過雲間不相知者十餘年既老而講學樵李
之及史兩山下數得虛白詩讀之嗚呼尚書公已沒及
門之士皆散於四方惟余與虛白尚有耿耿殘月太白
之相配能無今昔之相感邪初虛白從公學詩公爲指
授三經三緯法及論漢魏以下之變富若曹劉精若鮑
謝淡若陶靖節玄若陰常侍至於李杜之壯麗王岑之
和平長吉之竒東野之僻必出入數家中而盡其意象
焉故虛白未三十已進於詩凡觸物而成者粲然春翹
之擢穎翕然天籟之投曲殆非一時學者之所及也此
余喜讀其詩且恨不及尚書公見之而世亦無大雅之

徒能知作者之得失矣昔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
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召試
之對曰臣則能斲之矣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
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其爲詩也亦然又
安得起公九京如郢人聽匠石之斲哉是以益重余之
悲也余病且廢學方將與虛白逍遙東阡西陌爲驩今
年春又有國子助教之命遂來京師何其相遇之難歟
會徵天下諸儒海昌亦以虛白應詔至則以母老求歸
執政許之亟走橋門見余而別因歷序其始終如此而
君子樂道人之善且及於師友者亦厚之至也洪武六
年秋七月二十六日樵李貝瓊序

宋神宗元豐六年六月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九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九
 會樂天不辭勤政昌衣以歡白獸踏至限以母衣米歸
 平春又亦隨十州於之命在來京轉其味匪之漢
 想也余誠且與
 安科安公大京
 及少寺無以與
 之權曰臣限於禮之與
 面以禮之聖盡而莫不辭
 於拾味於於之縣夫果香
 人聖影其真誠若融與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

金陵集

送陳復禮歸四明序

天下諸儒應明詔來京師者咸器而官之以親老辭歸者若干人四明陳復禮與焉或謂復禮既學而仕又奚辭則曰非不仕也吾母恃吾以老猶吾之少而恃吾母也楊子曰孝子愛日吾讀而悲之大抵人壽百歲爲日率六百甲子夭於疾病者弗論也不夭於疾病由壯而老者幾人歟由老而耄者又幾人歟今吾親幸而至於老則六百甲子之中日之逝者十之七其所餘已少矣此吾之可知者也又幸而至於耄則六百甲子之中日

之逝者十之九其所餘益少矣此吾之不可必者也吾
之於母欲致無窮之心而迫於有盡之景則其所懼甚
於所喜惡忍一日違其左右哉所以無所顧而請之而
天朝致理尤本於孝若親之老且耄者歸之使終養是
以獲遂吾烏烏之私也若又責吾之辭無乃過乎樵李
貝瓊聞而嘉之於其行遂述而爲序諸生之工詩者詠
歌以繫於後云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八月書於胄監
之西齋

送顧伯載秀才歸四明序

四明顧伯載少有奇氣與弟廛讀書南山中十年廛試
於有司一蹴至給事中伯載獨恥習舉子業曰是不足

爲吾之學亦不足爲吾之文學必如古人文必如古人
可也旣而走從鴻生碩士遊益廣見聞之所未至者而
赤城雁蕩不過仙佛之所託亦旣數往而厭觀矣乃沂
姚江探禹穴如杭覽西湖之勝春妝秋抹互出朝煙暮
雨之外者其變不一而海門潮汐雷奔雪涌彷彿激萬
弩而西也於是知宋之南百五十年間安其樂而忘其
憂棄中原而不復矣及抵姑蘇見穹窿之高不踰孟門
洞庭之險不過彭蠡而歎區區之吳保之以爭伯宜爲
人禽而秦伯不祀矣且聞博大爽塏則金陵爲東南第
一四方人物莫不奔走會同焉遂至京師睹龍蟠虎踞
之勢而知天地之所載蓄山川之所控帶宜乎六朝定

清江文集卷三
二
都以臨南北而聖天子又當王氣於今日撫安億兆殆
過五馬一龍之應焉宿留久之將歸名卿才大夫欲留
而不可強也咸賦詩以道其行而求余序於首余惟局
於方者不可與論天下之大以其所見者小也若伯載
遊歷之廣雖未盡禹迹之所至亦必有以充其學而發
於文其於古人可幾矣雖然今四夸咸賓中國無警方
興文學以崇太平之盛伯載尚于于而來羽儀於天朝
其能枯槁窮山絕谷挹寒泉而弄明月以終年歲者乎
余將望之矣洪武六年秋九月旣望國子助教樵李貝
瓊序

題秋江送別圖送陶九成歸雲間

右秋江送別圖處士陶九成東歸左司郎中堵文明作
而贈之也處士始居赤城值天下兵變遂蹈海入吳隱
雲間之鳳皇山後又徙山陽之南邨皇明洪武六年或
以處士之名薦者松江守廉公即隱所起之至京師

以疾辭許之或疑其上下相比之時獨隱而
不仕何也蓋高者恒不屑於事雖萬鍾千駟有弗顧者
非薄萬鍾千駟也違已而徇物非其志也此處士終於
隱亦遂其志而不屈焉京師之士喜其歸而惜其別追
而祖之龍江之上而文明工繪事因寫而爲圖觀其艤
舟於岸者行人欲發而未發也引騎或前或卻者賓客
之咸集也波濤洶湧雲山慘淡相與置酒勞勞亭上俯

仰金陵之景無窮而古今之離思亦無窮也凡能詩者
咸繫於後而國子助教樵李貝瓊既賦十四韻復序以
冠其首云詩曰
秋色來淮南火雲猶崑兀迢迢白門道雞鳴動車轍憶
昨雲閒時龍潭共看月賦詩淡不枯喜君如靖節高情
天姥雲清氣峨眉雪飄零十年後相見俱白髮鍾山風
雨夜辛苦那忍說向來歌舞地野草纏白骨獵場猶種
黍馳道今生蕨天寒老鶴歸日落孤鴻滅草堂何時築
慚綴橋門列有道終布衣無才亦朱紱且持一盃酒慰
此千里別待我三泖邊早晚辭鳳闕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今年春余與會稽趙倣錢宰金華鄭濤同被召至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奉天殿詔臣倣等至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既受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鷲翰而鳳音也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說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蠢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而亂於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橫爲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說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爲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陂前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

途可勝歎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秦儀未有
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尊者敬識於心造次
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蓋學孔子則進而爲信
爲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高航之涉遠也
秦儀智謀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彼之所爲乎
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
何責歟此上之命臣俶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
代之淳大哉言乎河南周遜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
宏而有學縉紳咸器之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之
府府上之部試其文考其行遂授教諭以歸人皆謂偃
革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卑凡藝優而德

華右文之曰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卑凡藝優而德

不足譽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輕如此則遜
學視彼屈於事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大夫歌詠以
華之且求余序其首因舉以告遜學宜訓長洲之子弟
一於正而無惑秦儀之邪說可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
冬十月初吉樵李貝瓊序

送許清夫赴桂東序

華亭許清夫起爲桂東尹也來別余成均求一言以行
余爲之戚然不悅曰聖天子以天下久苦於兵思得循
吏撫而安之則其往治百里邑宜不易也然清夫常知
華陰矣華陰當潼關之陰爲陝右河南要衝洪武二年
始入版圖時國家命將出定巴蜀供億旣繁器械芻糧

之輸於軍者日夜相繼而車牛取具邑之四驛至越境不得易者其民益困或竄山谷間乃度田而賦計丁而役繼上封事疏其利病上嘉其請以同州朝邑助之爲益邏卒十傳卒十禁過賓迎勞之費於是上下獲安又白之府若省俾韓城白水郃陽澄城出車以給運者築室以庇來者而華陰得以少休也流亾四歸初裁二百戶後至一千三百戶則撫民之道可知矣未幾以憂去民猶歌舞其德焉今桂東爲郴之屬邑其俗愿而勁其事簡而易治苟以施之彼者施於此則無難者是余之所悅也嗚呼善治人者猶醫之於病也方六氣之相讐必攻以惡石毒草期於已疾而已及夫旣復則時其飲

食輔其元氣而強其四支所謂異術而同功也俗吏類不知大體以治寇治人慘急如束濕故不得其所者衆矣清夫由儒而進其效已著於華陰必有以惠乎桂東而邁古之循吏乎余與清夫有瓜葛以是勗之尚無視爲老生之常談也是爲序

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皇帝定天下之初急於興學凡州縣咸置弟子員使廩於學宮擇經明行飭者爲之師而中京所轄九州二十四縣缺而未舉重其選也洪武六年用御史張度言乃以吳烈等十有九人充之若羅山縣教諭徐真卿其一也將行且求言於余余惟詩書禮樂之教廢無以淑人

心而明正道李遠所謂事有賒而寔急者是也漢承秦未暇考求三代之法而文景復尚黃老越七十餘年而學校始興若尊師重傅則見於明帝之時唐承隋亦苦兵爭經生學士皆散越七年而學校復置詔明一經者上聞及太宗增廣生員遂有貞觀之盛焉五季陵遲不足言者宋太平興國間肇置四書院而已仁宗命藩輔立學旁郡欲立者聽之繇是學徧於天下矣然漢以文翁治蜀遣民就學以變蠻夸之陋而博士弟子之設遂達之諸郡宋以胡瑗教授蘇湖二州其徒見之施政者若老於吏事後取其法行之太學皆因已著之效而知儒術之不可廢也天朝不待投戈息馬即崇教化爲先

儒術之不可廢也天朝不待揚也息民崇教仁爲先

務齊魯之風聲氣習無間荒陬僻壤殆過於前矣大抵
道之升降繫學之廢興學之廢興又關時之理亂則今
日太平之原君子可不於此卜之乎真卿早從陳公子
山遊復受業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經旣明矣行旣飭
矣推之以教羅山之子弟至於成就而備國家之選又
豈非砥礪之功邪蓋見其賢於人人不久一邑也余固
以是望之洪武六年冬國子助教樵李貝瓊序

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今年秋湖南李敏卿謁余成均蓋棠邑丞中卿之弟也
貌甚偉言甚文余禮之如其兄焉初余與中卿預編纂
元史者五月而中卿之學極博凡三十六年君臣行事

余每咨之而中卿亦稱余之序事直而不詭故其論無異同史成予歸樵李且三年又徵爲國子助教相望四千里外不得一見爲悵及見敏卿道其出處則知老於衡山之下挹湍瀨玩雲月固非余之所能及也未幾敏卿授桂陽教授而歸來求一言增益其所未至余惟湖南人物過於中州而敏卿之講於家者有素奚待余之言也哉抑聞李氏之先爲姑臧大族唐太宗以兵取天下跋野仙與同羅鐵勒應募以功賜姓蓋親之也德宗時徵仲公以明經登進士第仕至連州刺史卒子弟遂家來陽焉及宋設科目自芮而下擢於朝者非一而芮亦爲安撫官至中卿兄弟則十有九世矣嗚呼公侯之

貴金貂赫奕曾不一二傳而流爲皂隸者何可勝數獨
李氏一門之盛如此豈非積之也厚而發之也遠乎且
敏卿位雖卑而道寔尊視州縣簿書期會之煩亦已優
矣尚推所學以淑桂陽之子弟使彬彬然有齊魯之風
上副國朝建立學官之意可也枉道過家拜伯氏於堂
其致余之耿耿焉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昔洛陽賈誼爲漢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
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立漢制更秦法文帝雖謙
讓未遑且議任公卿之位諸大臣忌而短之出爲長沙
傅夫高皇帝之有天下事多草創而一代制作不可以

不定者絳灌之徒智弗及誼而帝又不能用此余深爲
在上者惜也今國朝偃革右文方復三王之治凡誼之
言於漢者不待請而皆行矣處士開先生者亦起於洛
陽爲國子助教嘗自比於誼人亦以誼期之時大臣無
忌而短者其至公卿不難也未幾以病謁告留京師治
之六月病久不愈迺遣歸此余又爲在下者惜也嗚呼
山川神靈降生奇偉磊落之士古今不數人固將使之
有爲於時也然遇時之可爲而皆不得有所爲不知其
爲天道何如邪初余與生同在成均資其講習之益一
旦離散分處不能不爲之惘惘矣矧以衰老之餘攝官
承乏與四方雋秀相周旋而回望其放於嵩邛瀍穀間

承乏與四方雋秀相周旋而回望其放於嵩邱瀍穀間

追逐雲月爲事如誼所謂鳳皇自引而去麒麟莫可繫
而羈者竊有愧焉士大夫咸賦詩以送之屬余爲之序
於是乎書復繫之詩曰

同客帝王都暫聚傷遽別人先春雁去興豈秋蓴發朝
看少室雲夜對嵩丘月龍門且復遊鳳吹今已歇有使
或南來題詩寄吳越

送危於懋赴安慶教授序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
曾文定公爲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嶽水之於海矣及
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
天曆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曾以降二百餘

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大朴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遊江海也文靖公序以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上矣及仕於朝爲中書叅知政事爲翰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蹙而預大政決大議中外倚之爲重其所施又有過於諸臣者豈徒文章而已哉余少時心識其名皇明洪武三年始識於京師則旣老矣然耳聰目明與學者商確古今終日無倦色時余預編史事弗暇與之周旋未幾而公卒越三年復見其子於幃粹然天球之不琢故知其有後也且將從而求公所著大篇短章合於經世者徧觀爲快而於幃又有司教安慶之命來求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

安慶之命來求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

望今又萃於危氏一門如此然安慶苦於格鬪之餘詩
書之習久廢聞於懋之至必將仰其風流餘韻而幸子
弟之有師余固無可言者嗚呼匠之制器也圓者必從
乎規方者必從乎矩故恒執規矩以求方圓而方圓不
出乎規矩焉爲師者亦然而聖人之道則師之規矩也
惡可舍是而教乎異日由博士而升將見世濟其美余
敢不以文靖之待其先公者待於懋邪於是乎書

送鄭千之序

四明鄭千之之往中丘也國子諸生與之遊者載酒祖
於江之滸行二日抵書貝瓊曰真幸預門生之列今典
教百里邑且居國都之內可無一言贈真邪辭不獲已

乃復曰盍亦觀於水乎海門之濤一晝夜凡再以驗天地之大信者子既得以見之矣道出姑蘇又見震澤之蓄矣既而絕江泝淮即魚龍之蟠互鳧雁之飛集而其深且廣者可知彼溪澗溝澮之小朝盈夕涸不可以投芥者奚足睹哉然猶未也水之有本而最巨者莫過於河蓋自崑崙至積石自積石至龍門從天而落徑山硤間千數百里而巨石之所盤束梗於前而薄於後不得紆徐漫衍而行也故其暴怒喧逐非江淮衆流可敵及其山窮岸濶豁然奔放繞華陰歷砥柱下孟津道洛汭注大伾達澤北折而南南折而東一日千里夸然至大陸而趨於海矣惟其勢之悍也遏之而愈起聲之洪

大陸而趨於海矣惟其勢之悍也遏之而愈起聲之洪

也撓之而益震涌若雲翻怒若雷奔觸者無不崩而當
者無不敗此河之奇觀見於龍門之阻非龍門亦無以
見河之浩浩蕩蕩也使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渙而
爲文盪而爲聲惡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
論也若唐之韓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
永叔蘇子瞻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於困踣顛頓則揭
陽柳州夜郎夔子夸陵儋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
是道益彰文益奇譽益崇又孰得而抗之也由其所蓄
類於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故常謂物之出於尋常者
不抑則不振不塞則不昌今日之屈後日之伸今日之
伸後日之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於是察之而

反諸身焉千之之試藝有司遂冠四十人之選其上春
官也咸謂必顯於時而位不稱其才能無戚戚於中邪
殊不知進之之基寔在於是此天所以成其大者使動
其心志充其所未至非止於弟子師已尚益勵無怠余
雖老當拭目俟之

送顧晉和序

瓊嘗論孔子在春秋時汲汲焉歷聘諸侯之國晨門荷
蕢接輿沮溺輩皆譏其不能隱而其言則曰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至
於顏子閔子學於孔子者孔子使顏子仕顏子曰鼓琴
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回不願仕季氏使

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回不願仕季氏使

閔子騫爲費宰曰善爲我辭焉夫以孔子之求仕如此
顏閔二子之不欲仕又如此豈其道有不同而出處特
異歟孔子聖人也當周之旣東急於行道二子之賢不
及孔子固知時之不可仕恥如冉有季路之爲矣是孔
子期於闕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金陵集

送安止菴序

崇安丞真定安公止菴之行也貝瓊載酒白門以送之
曰何以贈我遂酌而告以止之說夫凝結至堅者莫如
山卑而培塿穹而五嶽連峰岌嶂之環拱其體恒止而
不遷也雲氣出焉草木生焉山一於靜乎流行不滯者
莫如水小而爲溪爲澗大而江河衝波駭浪之起伏其
體恒震而不止也坎而瀦焉魚龍宅焉水一於動乎古
之君子其止同乎山而未嘗不行其行同乎水亦未嘗
不止非有心於止也其止以時非有心於行也其行以

時孔子所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世之拘於一曲不明夫出處者止而不行故功不及乎物行而不止故物或亂其心烏足以言止哉若託於田里且二十年日與田夫野老爲伍視一時之利泊如也可謂止矣既而起佐一邑之政非止而行歟亦由時而已吾無與乎其間也止固爲止行亦爲止此固合乎易矣子以爲何如曰至矣復進而申之曰時止而止時行而行止之小者也大象之傳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則父子之爲父子君臣之爲君臣莫不有所止聖人應萬變而不窮使天下順治者豈過於邪必如所言不獲其身則內不知有

已不見其人則外不知有人內外兩忘而止之道可得
矣若知行止之在人者無六二之艮其腓六四之艮其
身矣而於所止尤不可不求焉尚無以爲老生之常談
而忽之乃起而謝曰敢不以其規自勗遂書而爲贈

送安上人序

大雄氏西方之豪傑乎塵芥六合夢幻人世蓋將窮神
知化而惡物之爲累也嗚呼神化豈外乎物哉然人之
昧者恒以其所甚苦爲至樂以其所甚憂爲大利朝夕
病於風輪火宅而莫之悟焉苟以其言覺之奚不可也
使遇堯舜禹湯文武一之以大中至正之道亦必折而
從之惜其後聖人而出溺於空虛而不返視區區事業

之卑文章之陋孰得以此而勝彼乎其教之行爛熳於中國又賴其徒扶樹而弘大之當南北分裂之日則有達磨在梁鳩摩羅什在秦佛圖澄在趙考其所歸鳩摩羅什佛圖澄不過假神通以惑世得其心印之正法雖立而未嘗有法相雖形而未嘗有相則達磨一人而已武帝最爲好佛亦未能悟其旨方且求之文字之末繇是不合而去一葉渡江特顯其跡道固不在於是也余在雲間時嘗與學佛者極論其得失有天寧雪廬獨主神通爲說強附於窮神知化之事故斥其不求諸心則去佛已遠謂之知道可乎及官京師獲接四方有道之士而

座元安公雪心者臨川之秀克究心印者也

遊方至金陵留天界寺六年爲校藏室諸品經五千四
十八卷今年冬以諸山之請歸而主其永安禪寺泐公
季潭復公見心皆贈之以言復介儒者曾公旦初求序
其首簡遂舉所聞以質焉噫道之大未易盡也然久而
不墜者亦繫乎人余固望之雪心且感吾儒之不振也

送楊文啓序

國子生天台林伯雲來言其鄉先生楊文啓者隱黃巖
之大閭其道足以自樂泊然無以求於外恒言天下之
至貴無以加吾之所貴故不知貴之爲貴天下之大利
無以易吾之所利故不知利之爲利不知貴之爲貴貴
有尊於人者也不知利之爲利利有重於人者也吾何

慕彼哉於是衣褐衣飯脫粟鼓琴而歌先王之風衆莫知其底蘊時出遊佳山水間過四明上天姥汎鏡湖觀禹穴將終其身與流遁忘返者爲徒洪武七年朝廷用薦者言徵至京師欲命以官復辭不就廼授荊州儒學教授欣然而往幸先生贈之言遂起而復曰余雖未識文啓蓋亦一世之高士審於出處而不苟者又何待於贈邪抑聞天台默齋王公以學正爲東南師表而文啓獲登其門則源委又可知已雖然今國家方興學校而典教之職甚重而不輕也橫經正席以周公孔子之道誨荊州之子弟所以美其俗而成其才者不在茲乎振鐸之暇覽江漢之同流仰衡巫之聯綿而弔三國戰爭

鏗之暇覽江漢之同流仰衡巫之聯綿而乎三國戰爭

陳迹以發之文辭其爲適當不異於大閭也

送朱昭文赴綦江丞序

天下之物非一莫不因而器之故棠溪之金鑄而爲兵
于闐之玉琢而爲圭爲璧泗濱之石錯而爲磬龍門之
桐削而爲琴雲夢之篠刻而爲矢豫章之材伐而爲宮
室舟車其取之四方者無一之棄於工焉而國家之用
人亦然閩外之寄必求山西之剽悍論道講義必求齊
魯之君子守一郡長一邑必待龔黃守法之吏謀謨廟
堂之上又在有莘之伊摯版築之傳說是物各成其器
人各任其職豈二理哉然古今取士之途雖廣未若天
朝合而用之雖伏於窮山絕島凡攻一藝者咸獲與四

科之選由是樵李朱昭文以文詞高等擢綦江丞俾持
印往撫其境而寧國汪太玄爲簿佐之且求言於余余
惟綦江爲重慶之屬邑居川江之南距府三百餘里重
山環列人民鮮少舊置巡檢以守之蜀明氏以地廣置
縣及附版圖因而不革然其人未洽於政化所宜宣達
聖天子德意雖在萬里之外蹈義泳仁不異於中國則
自昭文始尚勉之哉故爲之序而能詩者咸繫其後云

贈醫師王德裕序

方伎之見於史者扁鵲倉公二人耳傳記鵲受長桑君
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
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豈不怪已哉鵲固醫之良

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豈不怪已哉鵲固醫之良

也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不出千里而決者至衆雖古之俞跗不能過矣太史公好奇之過欲神其事故假之爲說歟倉公之傳寔祖於鵲然所治自齊侍御史成以下凡二十餘人皆以切脉求之而鵲於桓侯號太子望色聽聲能必其生死又可不謂之神也哉嗚呼二人者不可得而見矣代之爲醫者遇疾之所在不及察其陰陽誤而致天不亦悲夫友人王景玉氏數與余言寧國王德裕之醫其驗不一今年秋應楚府紀善之辟屬有腹疾謁告三月衆醫皆視而走而德裕能起於阡死是亦精於方伎者歟余以景玉之言爲信及會於成均相與上下極論黃帝岐伯之書喜其獲

清江文集卷五
五
見於所未見其必遇異人如鵲之於長桑君倉公之於
陽慶者惜余不能張之法太史公之奇也姑舉其略爲
贈尚從而錄其先後治病之功云

送葉孟桴秀才赴雅州序

蜀去中國爲絕遠秦始皇通之而劔門之險守之有餘攻
之不足者也劉備嘗資之以抗吳魏公孫述李雄孟知
祥皆乘天下亂而竊據焉光武討述四年而始平魏代
劉禪若易於光武亦出危道而僅勝之考之於史漢入
成都則自高平第一屯於津鄉會於荆門入於平曲戰
於廣都而將士之死者非一魏自斜谷駱谷趨漢中又
自陰平達於江油而鍾會鄧艾皆不返今其兵交之蹟

猶可想見於千載之下也若宋洎元吾弗暇論至國朝
以平吳餘力翦僭號之明氏不頓一兵不遺一鏃而全
蜀來歸劔門如昔亦莫得恃之爲險者豈非天威所加
殆過於前代也歟故旣命官鎮撫其人民土地而蕃夸
錯出百貨所居又設市官以征之焉繇是華亭葉蓁爲
雅州天全六番稅課司副使余以其釋書山房而有萬
三千里之役經白帝泝三峽上瞿唐出龍門過石龕歷
五盤鹿頭以窮巴閬之奇觀發之文辭固在此行矣雖
然位卑而責至重尚慎之哉尚慎之哉

送黃孟輔序

易之爲道大矣周子程子去聖人千歲之久所以發揮

其奧者非秦漢時士所及而朱子又擴程周末及之義
焉方元之盛時先師次山黃公與其兄午山先生講易
於鄉會程朱而一之而中玉父者又次山之弟能日記
數千言樵李號易之淵海獨推黃氏一門爲盛延祐間
午山先生與子玘同登進士第後中玉亦仕至江山尉
卒有子斐克世其學尤專探著求卦定事之吉凶百不
一失人咸以爲季主不能過且譏其不習舉子業如前
人趨場屋一日之利嗚呼易固主於卜筮而祐夫神也
世知卜筮爲一事例于日家之小數又烏足以知易哉
初斐從親於江山元季之禍兄弟皆死於兵獨間關千
里轉客雲間洪武五年始歸石門年已五十有八而宗

族凋落殆盡矣今年秋朝廷用薦者言召至京師因過
成均見余乃舉所得於先師之緒餘與之極談累日而
天地無窮之理古今無窮之變莫不貫通又非區區局
於卜筮可至也既而以疾求歸執政許而遣之士大夫
各賦詩道其志余故序學之源委而稱其父子兄弟焉

送魏文芳序

昔蘇文忠公與弟黃門會於彭城之逍遙堂夜窗聽兩
賦詩唱和奚翅塤箎之迭奏也大抵天下之情聚而樂
別而悲見之朋友且然況於兄弟之親而厚者哉余每
讀其詩以爲有常棣之遺意能使人益重同氣之恩其
視相讐相怨待之爲塗人如鄭伯者用心何如也國子

生上黨魏翰在京師二年而其兄文芳不遠數千里訪之既見之頃怡然如文忠公兄弟之在彭城又孰知山川之阻霜露之慘乎發春當歸且戀戀不相捨而勢有不得留也於是一時與翰遊者咸嘉其義發之詠歌復求余序其首簡嗚呼親吾所當親固本於天理之自然有不待強而後能者亦何假余言以爲勸邪特閔夫失其本而不及是究是圖烏可不因文芳而推古人之所重也

故滎陽佚耕處士鄭公墓誌銘

佚耕處士鄭公卒無後洪武三年冬十有二月外
孫王友龍穿窰松陽旌義鄉之雲巖山陽吳工原以其

配東海徐氏合葬焉越二年壬子友龍擢進士第授池
州貴池縣簿復狀其系出行事請銘於國子助教貝瓊
圖饒石墓側乃次第而銘之處士諱天覺字佚耕括之
松陽人始唐鄭餘慶事德宗憲宗官至同平章事餘慶
之後有如岳家三衢昆弟五人如岳繇衢徙括支葉益
繁散居麗水松陽平昌間而松陽之族特盛在宋時師
尹克寬祖孫以明經及第克寬寔處士之從大父也曾
大父某大父某皆隱不仕父某爲元某提領母劉氏生
五子其長爲處士少負奇好學工詞賦宋亡遂不從進
士試賦詩有金鼎無鹽味更濃之語讀者悲之其先有
銀鉛坑侵於勢家提領公弗爲理處士時年十八奮然

往白之官勢家廼屈復語曰若所專者利也吾所爭者義也今吾事已直使盡有爲快曲直何遠哉割而予之提領公沒事母劉氏益謹劉一日疾革割股糜而進旣啖尋已人皆稱其孝至遇宗族疏戚盡禮故內外無絲髮間晚好浮屠法數會父老以講佛書爲事後至元五年遇疾不治曰吾春秋已七十三復何求邪處士身長七尺餘貌甚偉美髯過腹好善嫉惡剛而不暴初同里徐梅魁女如珪通論語孝經大義工書亦有法梅魁爲擇配三十不嫁及見處士曰可矣即以妻之生子一人夭女二人曰錫曰鍾鍾亦夭錫適王彬宋司農唐珪曾孫也其妾周氏生二女曰鈿曰鉉鉉適葉氏徐後十年

孫也其妾周氏生二女曰鉉曰鉉適葉氏後後十年


卒年八十三錫之歸於王也生文虎友龍而寡誓弗再
適二子方幼皆養於母家而徐氏親誨之處士日出飲
酒歸命讀出師陳情二表至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
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輒泣下不止嗚呼其爲人如此宜
其世繼繼繩繩不絕天之所施又奚相戾耶友龍欲厚
其報喪以杖期服義也銘曰

惟括之鄭繇衢始遷訖宋歷元本固而綿烈烈處士長
身玉顏閔而不施豹伏鴻騫世以盈顛孰與約全得喪
兩遺洞參六觀仁必有後厥施曷偏雲巖之陽吳工之
原我銘於墓百世孔安

故拙齋處士張公墓碣銘

洪武六年秋七月十三日華亭拙齋處士張公卒余繫
官京師不得奔走以撫其柩臨其窆越明年六月其子
鼎走八百里見余而請曰鼎不幸失怙而痛吾父生旣
晦而無所見没又泯而無所述其爲不孝大矣將與諸
弟謀立石墓左幸銘以垂無窮嗚呼余忍銘處士邪初
余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又登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
處士不遠二百里來謁因獲序外姻之好焉蓋余娶葛
氏處士內子之姑女也處士先受易俞公在弟子中特
穎悟故能盡究其根柢雖科舉已廢而講學於家者不
輟余客泖南時嘗一過之以質性命之原連晝累夜劇
談忘疲故知時雖否而其道未嘗否也及至正初復科

舉處士累戰累北且不罪有司益發書讀之期必得而後已而病足不能行者二十餘年雲間之後秀及門者恒數百余分教泮宮時復過之以論文章之妙而反復古今得失益知身雖病而其神未嘗病也處士貌若玉雪可畫而有古豪俠氣急人患難家無留金有亦不能蓄也善飲酒至百盞不醉與人交貴賤無失有一善稱之極口有不善輒掩口而不言余與處士尤爲莫逆有所蒙滯數引物開喻爲之釋然冰解而性戇多忤物處士必直攻其失今則已矣烏得不爲之深悼而慟邪故視鼎所序狀不容不銘也按處士姓張氏諱仁近字如心華亭人拙齋其號以世之皆巧而獨病其拙也曾祖

諱鈞曾祖妣余氏祖雲潭祖妣金氏考諱儀字景雲妣蘇氏生二子長文甫次即處士先是景雲之弟吉甫後許氏無子復以處士為子晚有子復命處士子之既長乃悉以許氏田宅歸復去家上洋之莆溪因復姓焉娶俞氏易齋先生女也有賢行生子四人升鼎節履升娶陳氏先卒鼎娶郁氏節娶朱氏履娶鍾氏孫男六人淵源浩溥渭澤女一人壽奴淵娶陳氏餘皆幼四子異室而處士往來其家至則留經月而去一日至鼎家而疾作遂不起享年七十鼎與諸弟奉柩葬莆溪之東源寔是月  日也銘曰

驥日千里而蹶於坦途木不中梁與柱而棄於立枯命

固繫於天又孰智而孰愚處約而豐名與德符鶴砂之
西有溪曰莆玄宅孔安庶厚其諸孤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一

素云且夫主文

西在焉曰蕭字

固樂於天又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中都藁

巢雲對

淮南蘇恒屋於千仞之厓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雲氣
出入乎戶牖與野馬網緼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
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
檣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
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
假也又謂之巢雲者益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
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爲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病也抑
顯晦之跡旣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

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
屬羣山宛宛下赴鬱鬱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椽之
約之如跂如騫文牕洞開朱拱鈎連盤盤囷囷仰不見
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熾無冰夏寒其視巢雲
爲何如對曰楊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
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
及覆茨之爲貴也吾惡爲哉曰下隰高原我圃我樊輦
石其間可游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冢錯落星布嵌巖
雲滃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駝馬交踵神侔擘
華勢方斷隴境與心謀物以機動異卉駢生修條上竦
回飈激芳紅褰翠涌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金谷旣虛

而二十四友爲禽宜來者之所戒復忍襲其轍乎曰高
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垠洞庭爲池浩浩
汙汙鳧鷖往來候雁千羣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宣其
壅以泄其煩朝挹羲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爲何如對
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氛祲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
勞民爲之而勢危累棋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罄千
金以奉一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促絃
張乍抑乍揚移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
鸞停鵠翔揚蛾聯娟吐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絕
纓繼燿炳燭傳觴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
之音比於慢矣吾自吳之越自越之楚而息於此耳莊

生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顧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喪吾
真邪曰結友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過氣熾熏灼恥事
佔畢擊丸六簿遨遊狹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割鮮野
酌杯觀五湖埜視四嶽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鄙哉貴
遊子弟席奕葉之寵矜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
之久而隳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黃閣趨紫垣理萬民
總百官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戟堂垂曲旃魚鑰
初啓鶴蓋雲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祿周三族國延子
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曰以
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絜知校能奚翅鵬鷁之相
萬又可以妄覲之邪苟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

卷三十一
五顏
及青
之而
大非
後不
照少
凡命

卷舒一壑一丘擷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潔身亂倫
之流歟對曰生覩於彼而不覩乎此蓋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也雲之爲物囿於天地而有時不足囿也藏於山
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汎溢如濤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
如雪泯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內外爲吾之藩籬也彌乎
六合爲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狎而昵吾
之友也茫茫然莫知其所至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
是拉弘景招太白小匡廬卑少室逍遙徜徉以永朝夕
視彼壯麗之居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囿非吾之所適馳
騁非吾之所事聲伎非吾之所惑而一時赫赫遠近承
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其寂寂也東吳生恍焉若失乃

爲之歎曰吾子可謂不屈於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沈溺者惡覩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藏六說

秦府奉祠天台王文中題其室曰藏六客怪而問之曰抑聞北方之有玄夫乎玄夫沂淮絕江造龍伯於珠宮龍伯見之甚悅遂引之同載逍遙蓬萊之墟因語曰若雖身被重鎧其中寔怯蹒跚而行不能興尋尺波濤而與蛙黽錯居何其志之卑而行之汙也吾嘗乘雲往來披雷雨騁天衢呼吸之間平陸成浸豈不壯哉始居龍門積石幽絕險阻以爲弗稱徙之洞庭又以洞庭爲隘

門和石... 險... 以爲... 神... 之... 汜... 廣... 陸...

徙之大瀛海在赤縣神州之外三韓以東百越以南廣
袤三萬里皆吾藪也若一觀而願之乎玄夫仰而歎俯
而謝曰吾安敢同於伯邪或小或大乍顯乍晦上極無
窮旁周八荒所以佐造化澤萬物此神而不物者吾猶
不離乎物也安敢同邪然吾之先當神禹時獻書於洛
之汭禹取之則爲九疇以傳萬世循之則治易之則亂
又九江之族能逆未至定吉凶三王以來俾守宗祧世
掌其職其後有爲清江使止于豫且遂見夢宋元王以
求脫元王信衛平讒不遣卒爲所刳至今爲大恥吾懲
吾祖故逃之無人之境或伏千仞厓下或遊泥塗之中
存一氣出入息之間久亦不死且至千歲固未嘗有求

於人人亦不吾求也庶幾免矣龍伯曰不然翼者能飛足者能馳喙者能鳴角者能觝若所言必當所戰必克苟見辱於支牀孰與爲國大寶光復前業何爲齷齪如此玄夫感然而却曰斯言過矣爲國大寶適喪吾寶也使喪吾寶又何可寶邪抑又聞古有豢龍氏有擾龍氏龍非人之所能測亦非人之所能制也以其有欲遂得飲食之吾恐龍之大欲爲劉累之豢且擾反教吾出而爲寶曷若逃厓下遊泥塗默焉而不言伏焉而不前以全其天故曰深藏若虛龍伯曰嘻智士也可謂善於謀已者也世之銜智而媒禍者多矣幸聞其言盍以玄夫爲法宋蘇文忠公涉歷患難之餘故有隱若龜藏六之

語豈悼所行之非而始悔於後歟客母怪也因紀其說

神監說

市有瞽者河南董敬精術數人從而質其禍福者滿戶
遂以神監爲號衆亦信之無疑或曰人之神寓於目惡
有離目而神哉是又瞽之甚矣廼爲之解曰梏於形者
目瞽而神從之妙乎物者神存而廢目可也且目能監
物不能不蔽於物察乎小而不周乎大明乎近而不通
乎遠惟神則無不照焉故莫得而蔽之者此人之所以
聖也又奚待於物邪是知神之所監奚翅目之所監目
之所監監於有也神之所監監於無也有者天下之所
同見而無者非天下之所同見也見天下之同見者不

足以爲明況一蔽於物則吾之目已死矣能見天下之
所不見然後爲至也嗚呼神豈易言乎今敬必掖之而
舉足終日若處暗室中天地吾不知其廣也日月吾不
知其明也太山吾不知其高也玉雪吾不知其白也南
威白台吾不知其姣也由弗善於監也而洞究四聖人
書以人生年月日時手布策衍先後天之數凡大官小
吏或通或塞或壽或夭極論於未至之前而悉徵於歲
月之後非神之通於造化者乎然敬豈靈於通塞壽夭
爲神也神固在於一而不廢乎數也噫瞽而至明雖不
見其所同見而見天下之所不見如此彼有目而昧於
見者何其多也吾因之而有感焉故書以贈之

敬說

抑嘗觀夫操舟者乎其器既備其工既習以運萬斛之舟濟天下之險若可恃也而有不可恃者焉蓋險不在於險畏險之匿於無形也泝洞庭上三峽出龍門過灩澦卒遇洪濤震蕩日晦無光又束於亂石利侔白刃苟失毫釐輒從而溺於是志必壹力必齊復號呼神明以求其庇幸而獲所止薄焉則椎牲醜酒更賀大噓以爲脫命於沈冢之鬼已然其所以能濟者知險之當戒雖洞庭之廣三峽之怒龍門之峻灩澦之深若履闐闐之近歟及其既出而放乎平波細流天風不作可以一日千里奚待夫善操者而後能也或覆而不救內饜鼃鼃

魚鱉者器非不備也工非不習也病於玩肆縱佚不知
遇險於至安也使如向之所經凜乎若險之在前而無
時不戒焉又焉及於是哉由是觀之敬與怠之分而得
失之形如此天下莫不知之矣惟人之常情慎於險阻
不通之際而忘於尋常無事之時明於憂患困辱之中
而昧於得志安樂之日故無以善始而善終者非止一
事而已此余歷考古今而深悼之也四明胡莊字敬德
求余說至六七而不勸夫敬者德之聚求諸經可見余
何說以復吾子也嗟乎事無巨細一以敬爲主不徒謹
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其有不濟者乎敬德在刑曹三年
爲太學典膳二年日觀禮儀之講法度之施敬可知矣

尚母蹈操舟之過吾知其處高位享厚祿無疑也其勗之哉

說玉贈樂君玉

論天下之物莫上於玉衆皆知而好之而聖人亦不廢也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苟有其一莫不以爲異矧兼衆美如此而魏文帝區區以色差上下惡知玉哉古者朝聘用玉祭祀用玉至於無故玉不去身使白如截肪黃如蒸栗而其德不足稱

且同乎珞珞之石棄於抵鵲而已君子奚取哉文帝於
玉蓋有所未盡也然余又有說焉仁也智也義也禮也
樂也忠信也皆德之在我廓之而配天地者所以可尊
可貴也豈玉之一物所能比而同之邪玉備是德故貴
於天下之物人或病焉仁弗類溫潤而澤也知弗類縝
密以栗也義弗類廉而不剝也禮弗類如墜也樂弗類
其聲也忠弗類瑕瑜不掩也信弗類孚尹也惡得爲君
子則可尊可貴者在玉而我朽然不及一物已其天之
鍾於人者嗇而不足抑物之無知而全其質人或攷於
外而不能全也乎嗚呼彼產於荒遠之地深山亂石之
中翳而弗章闕而弗發而萬金十城之賈定於未遇之

先矧絕倫拔類之才爲人所求者殆過縣黎結綠矣徒知好玉而不知自反孰非惑歟余觀孔子之言竊衍其義以自厲臨淮知縣事樂侯君玉粹然玉也擢於紫垣烏府無施而不可也洪武八年春秩終朝京師考其績爲諸邑最上復命還撫其邑人遠近悅之余辱與之交廼書此爲侯厲庶知己至而愈不至其進何可量哉

黃國華傳

黃國華字叔文處州麗水人性方嚴好禮終日夜冠危坐而施舍無倦宗族賴焉歲歉必賤直糶粟以活民或大雪有不舉火者輒遺之里中爭者多從直其辭宋德祐間惡少年羣聚爲盜包氏族最彊號包家洞林某能

搏虎號林大將劫掠旁郡吏莫能制惟憚叔文不犯境
一日殺牲盟里橋圖爲變叔文適過之衆驚散曰長者
得無聞之乎叔文知之乃召與飲喻以禍福因出金帛
於庭曰汝以貧爲不義以此助汝衆慚弗敢取而去迺
追與之元兵下處州諸爲暴者率改行老於田里歲時
相率詣門羅拜曰向非長者吾屬且盡夸寧復有今日
邪所居之地曰弱溪初大家右族爭辟患其中重貨山
積及聞兵猝至委之而走居人欲乘時略所有叔文叱
止之命左右收貯一室事定召其主悉歸無遺有何通
判者其裝無算子孫至今猶德之數與人道其事後年
八十六終

貝先生曰昔余預編元史凡朝廷大臣下至巖穴隱逸
無不備錄爲傳一言一行雖小必見若叔文者仁以周
約義以革暴方亂離中屹然爲一境所恃豈不足方古
之王彥方乎時有司弗能訪其事上之使紀載有闕惜
哉後七年其五世孫夢池擢秦府紀善見余成均言其
始末故私筆於冊庶備異時太史氏采擇云

怡怡堂銘

廬陵郭惟琛氏唐汾陽忠武王後也與其弟獻琛同居
共事和奏塤篪名其堂曰怡怡乃爲之銘曰
翼翼高堂兄弟居之兄弟孔宜穆乎春熙有酒在壺有
琴可鼓靡朝靡夕唱余和汝惟花有跗鮮鮮敷榮其俯

若覆其仰若承惟木有枝鬱鬱交布或屈而辟或拱而附吾有兄弟寔類於斯我奚勿如感彼無知弗恭厥兄弗念厥父俾親作讐曷異豺虎嗥郭琛氏忠武之孫上下怡怡餘慶猶存勿間於外勿惑於內彼之聽讒德由而敗我作銘詩匪夸以言爰繼鵲鴒薄者宜敦

吾友會稽樓文淵常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施之事也因作箴以貽之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沒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

不欺苟內外如一吾又何爲

右誠箴

知伯五賢寔禍之基藍臺一會戲康子而侮段規卒爲
韓魏禽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爲主苟忽乎秋
毫所喪奚補亦有冀缺夫婦如賓遂舉於隴畝以佐晉
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一出入勉哉無懈

右敬箴

凌人者恒爲人尤下人者恒寡吾讐故善有不可爭勞
有不可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悅噫盈必招損
惟卑益尊大易之言守而勿諼

右謙箴

清江文集卷五
陟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
乃騁而馳車僨馬驚吾傷亦宜嗚呼禍恒伏於至微必
致謹其所事匪險之爲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斯箴永
爲人規式戒其怠長樂公是師

右謹箴

跋陳白雲家乘後

漢王恢議擊匈奴韓安國謂不如和親便時附安國者
衆帝遂從之宋紹興間秦檜議與金平而胡銓上疏請
擊之後敷文閣直學士陳憲肅公良翰懇懇論其失策
以漢之強而言擊者不便以宋之弱而言和者爲失余
切惑焉蓋匈奴之爲邊患久矣高皇帝嘗困於平城終

切惑焉蓋匈奴之爲邊患久矣高皇帝嘗困於平城終

不與較至武帝慨然有開拓四夸之志遂與之絕中國
之民始騷然不得休息矣安國之議豈不以固本爲事
而合王道之正哉若契丹之於宋造其國虜其主以肆
虎狼之毒神人共憤非若匈奴之寇掠而已也爲人臣
者當練卒選將誓雪大恥以慰天下不得偷生於朝夕
也銓良翰之議爲得春秋之義矣故漢用兵而海內凋
耗幾至於危主和者豈不愈於貪功之算乎宋旣通好
納幣徒下穹廬之拜而二帝之梓宮不返疆土日削委
靡不振遂訖於亾則檜之賣國事讐人類滅爲禽獸可
勝誅耶嗚呼胡銓欲斬檜旣斥於前而良翰劾湯思退
等復不容於後余故以爲宋之人物殆過於漢特屈於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中都藁

書理齋卷後

百年之木震於雷霆厄於霜雪而盤根錯節狀若龍虎
宜不易攻也必有理焉苟得其理則斲之削之剡之
之剛者失其剛堅者失其堅或者弗察縱橫而欲以力
勝焉至缺折其器而終亦不能克也由是觀之天下之
事未有出於理之外者奚待私見妄爲反其所當然而
強其所不順也哉大抵因於天者易出於人者難爲其
易者成事其難者敝奈何代之曲士曾弗若梓人之智
也余方喟此而燕府長史理齋朱公其能以是爲的乎

公之爲人自少至老得喪一致平居無事則取中庸大易
二書讀之恒語學者吾無大過人者惟一主於誠而已非
所造之精而能之乎初公以事至崇德余嘗遇之於途及
余爲國子助教始獲數見之京師則相距已四年矣今年
公扈從親王度江而余亦分教中都生相與盍簪累日且
八年之中所與遊者十無一二惟公歸然獨存尤足感者
一日持卷求理齋之說故舉其所見如此嗚呼是理也塞
天地亘古今泥物而求之不知先乎物也舍事而言之不
知貫乎事也余特以一端論之若夫極其無形以合中庸
大易者亦無假於余言也尚從公而質之

書九歌圖後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陽周克復者越二
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
右掖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旄一執箠東皇太乙也其次
冠服如太乙有牛首人身者執大燾飛揚曖曖自空而
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颻若驚鴻欲
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江竹斑斑者湘君其後風裳月珮
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也一叟髯而杖左執卷
二從者俱稚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
蓋者猛士擁劔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擐甲
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龜水中者
河伯也而山石如積鐵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

袒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
先後出亂山林木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
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
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
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怪可怖
者有創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余在三吳時所見
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翅金玉而先左
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於各圖之後可謂
二絕已間持以過余求志其左方按荆楚在中國南其
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
太乙爲天之貴神司命爲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

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爲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習

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爲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僭
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爲君謂之
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
湘君湘夫人也蠻夸荒遠之域民神雜糅私創其號以
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
矣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致意深矣又豈
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徼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
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信
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
爲辯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峰三泖也壹
鬱無聊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憤今叔厚又即其辭以

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腐磨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云

跋彩煙楊氏家乘後

士知重其宗者必有譜而屬之遠近咸得通而維之其廢也恒由子孫日降而卑遂至忘其所出無足怪者間有修之散佚之餘近及三四世而止或五六世而止彼崛起閭閻間者又遠求往古不別其類而強附之豈非誣且僭乎隋之苗裔有越彩煙楊氏上考文帝之前下推榮王之後凡若干世錄其可知而缺其不可知者既

不夫於志亦不夫於志且晉矣易太史既爲之序因書

不失於忘亦不失於誣且僭矣楊太史既爲之序因書其後云

跋堅白先生傳後

右堅白先生傳番陽周公伯溫所自作而其高風峻節略見之於此蓋公博學工文尤善篆隸初入太學月試季考恒出諸生上以蔭授南海簿四轉至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升崇文監丞出僉廣東福建二道廉訪司事尋除翰林待制崇文少監又陞翰林直學士轉兵部侍郎至正十二年除監察御史扈駕灤陽二年多所建白聲名益起再除崇文大監以母憂去官起復爲江東道廉訪司使歷兵部尚書由兵部爲浙西道廉訪司

使十七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時淮寇張士誠轉掠江南遂據姑蘇其勢尤盛累征不下公單騎而往直抵城中喻以逆順禍福士誠大悟即稱臣入貢繼除太常禮儀院同知未上改江淞行省左丞又改南臺侍御遂升中丞而年已七十矣以榮祿大夫集賢院大學士致仕公始與宣城貢公泰甫同時而才名亦相伯仲自元有天下南士之居臺諫者寔繇二公始海內翕然望其有爲而二公亦以正君自任特遭時之變不得究其所施使前十年用之則其事業章章又何如哉伏觀辭翰歎息久之謹識於後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云

中星解

中星見於作曆之去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
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
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易之蓋南言朱鳥
則知東爲蒼龍西爲白虎北爲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
南爲鶉火西爲大梁北爲玄武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
南爲星東爲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亭所論豈特以
互見爲文哉夫道至幽至遠而聖人察之至精至密春
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而星鳥適見於昏中
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
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
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冬之中星則白虛七宿之昴

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大抵天以星爲體而有廣狹遠
近明暗早晚惟中者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
星中餘月皆舉二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
近斗井斗不可的指而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
典所載豈非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
作訛成易之事析因夸隩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
時者如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
日在斗昏中躔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
知之苟以爲互見其法無乃甚疎邪吁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中星與卜洛辨

余讀各告周公訣卜之辭曰余惟乙卯朝至於各師我

余讀洛誥周公獻卜之辭曰余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
水東亦惟洛食陳氏釋之曰卜乃召公而周公曰我卜
者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學者皆喜其說遂至舍經
用注以爲周公未嘗再卜也何其惑歟按召誥召公三
月戊申卜宅乙卯周公至洛蘇氏曰是日再卜其言是
矣蓋作邑大事也所當詳考夫天而定鼎土中豈以召
公旣卜而遂不卜乎且召公卜以戊申周公卜以乙卯
相距七日惡有周公不卜而言我卜以欺其君哉忽大
事而欺其君吾知聖人決不如是也由是觀之謂二公
之心旣一故二公之卜亦一則可謂二公不卜而遂用

其卜則不可陳氏務爲好奇之論不知何以必其不再
卜邪其誤學者深矣或曰董鼎集諸家之說以附蔡傳
必以陳氏合於經而取之曰鼎於蘇氏陳氏二家無所
折衷前錄其再卜之說後錄其不卜之說以待學者審
而擇之今當直據經文豈不白乎而二家之異同不必
論者然蘇氏猶本之洛誥直而不謬陳氏則曲而費辭
矣使主陳氏而斥蘇氏豈其喪心瞽目而弗之察歟大
抵陳氏於書固多乖戾而此章雖非大義所關亦不可
不辨

學校論

學校合子弟而教之折其氣而約於禮收其心而進於

道剛者矯而異邪者正而中鈍者攻而銳昏者發而明
戇者變而通入焉有孝弟之行出焉有忠信之言豈非
由於教而然邪然所以教人者非強之以其所無也因
其性而爲教也性之出於天者本一則無不可學而至
惡有過不及之相遠哉苟棄而不教則剛也邪也鈍也
昏也戇也囿於氣質之偏一定而不移也此聖人之所
深憂而學校之設其亦有所不能已豈非爲政之急且
重者乎故天子之都則有辟廱諸侯之國則有泮宮下
至一鄉一遂莫不有庠序之制自上而下自外而內其
導之也有方其選之也有序可謂至精至密矣漢之學
校興於季武唐之學校盛於太宗雖未及乎三代而一

時之效有可論者奈何後世視爲弁髦勢恒屈於有司
遂岐政教爲二人才風俗益不逮古嗚呼制乎外曷若
全乎內治其末曷若求其本而有國者或未之思歟洪
惟國朝混一之初首及學校府置教授弟子四十員縣
置教諭弟子二十員兩京之地則立國子學有官有師
教之旣勤廩之旣豐將陶一世之人復於虞夏商周之
盛非徒苟且以徇名也然或懼而不樂何邪蓋天下兵
爭久矣禮樂廢而弗講中原數千里無弦歌聲而耳目
濡染不過操弓矢事鋤耰而已夫安肆放逸之餘一旦
束之使誦詩讀書往來有禁出入有時此仁之以爲禍
之勸之以爲強之亦其情也雖然吾旣因其性而爲教

辭之於水導之則行不患其塞而爲害疏之則下不憂

之藪之以爲強之亦其情也雖然吾自因其性而不爲
辟之於水導之則行不患其塞而爲害疏之則下不憂
其激而反流亦惟寬以俟其成和以使之復耳而復誘
其勤以懲其怠進其能以恥其愚則皆奮然用力而不
懈矣抑聞之子弟之趨向在於師師不尊則教不行教
不行則道不明必擇博學潔修之士以爲儀表焉余承
乏助教五年睹其得失故爲說以責其下而重於得師
如此作而新之正在於今日

與楊秉哲書

奉書秉哲錄事左右相去只尺久病不得數見前幸少
間輒造幕府獲覩史約序文甚奇義甚正方厭今人之
文腐熟無足觀者忽遇班固馬遷之在前如寐而覺如

醒而醒何其快也然尚有所論者欲再往而不果敢以
書布之左右焉古之史官據事直書而已司馬文正公
約舊史之文作通鑑一書而其義則大正於朱子之綱
目焉上下數千年間未嘗不爲之歎曰周之有秦漢之
有魏晉之有宋周之有隋唐之有梁何前後之相襲同
一轍也且彼不顧而爲之者莫不以爲曆數之當然所
賴秉筆君子明大義於後世使監者知力可逞於一時
而不容於百代如此苟曲筆以徇其所爲亦豈畏之而
然邪將爲當然而然也考之朱全忠事至今五尺童子
皆知爲唐之大盜甚於漢之曹操操不急於受漢禪全
忠敢於受唐禪朱子書曰梁王朱全忠更名晃稱皇帝

猶書魏王曹丕稱皇帝之例惡之已甚斥之已明而與上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下書漢中王即皇帝位者萬萬不同矣且當是時王建稱帝於蜀契丹稱帝於幽州王延鈞稱帝於閩紛紛僭竊朱子皆存而書之書晁稱皇帝以見朱氏之篡唐書閩蜀稱帝以見四方之幅裂其傷中國之無主爲何如也若其細注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與後注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亦同終晁之弑至後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溫及友貞爲庶人備錄而不殺著其始終之寔如此今因通鑑之疵并責朱子失予奪之權衡則過矣宜更裁之矧將發乎前而傳於後不可有一毫之戾者敢進其瞽說病愈當與商確之

鑄鐘祝文

曰惟皇帝受命于天既廣幅員乃建中都地大物盈鼓
鐘之設政令攸存必審其音匪華以文警彼遐邇以覺
晨昏範金在治功同大鈞爰告明神歷千萬春敢告

畚陳恭

友人陳恭告余曰吳門金生以聲年纔二十有四而穎
悟絕人遇人輒舉濂洛之學衆皆非之甚者怒而訕之
而先生獨與之者何也余曰余之所與者與其能舉濂
洛之學也彼非之者恥其不知而忌人之知也嗚
呼欲求聖人之道者必自濂洛始然在當時有斥程子
偏而不正者有斥朱子迂而不通者使二子生於今亦

必非之訛之矧於生邪生之言固衆人之所驚而怪矣
衆人之所驚而怪由其不知也君子篤於求道奚人言
之恤乎生之至否余固不可必而獨與其能舉濂洛之
學耳無多疑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	--	--	--	--	--	--	--	--	--	--	--	--	--	--	--	--



清江文集卷三十一

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十四

中都藁

蘆軒記

天台李廷鉉之謫潁上也日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復題之曰蘆軒客有過而詰之者則曰吾所居無嘉木異卉出門四顧際天連海悉彌亘以蘆而不可限也故以名吾室客又何怪乎客曰嘻江圖紀蘆洲至樊口三十里大抵緣江之地宜蘆未聞潁產之饒也且河南諸郡素稱汝陰而西湖在其境內宋歐陽文忠公誠樂其勝槩即老於潁不復出時蘇黃門嘗從公遊銀缸畫燭之詩至於今人能誦之則當時人物富庶甲第相望連檣巨艦與波上下者槩

可想已今既剝於兵千里蕭條一蘆洲而已欲求如公擅
西湖之風月惡乎而可邪嗚呼東西都之壯麗計相萬於
穎也紫淵丹水奄爲狐兔之區而金城五千步與連昌繡
嶺之相蔽虧亦隨而不存此古今盛衰之變奚獨興歎於
穎之蘆也哉然蘆爲物之微者薪之而不惜伐之而不禁
使有嘉木異卉如向之可玩又孰取之表其陋乎其取之
者以時之所見特此耳抑觀夫旣苞旣體至霜乾雨折之
餘散花如雪陣粉糝交錯沙鷗落雁莫辨其所止固有無
窮秋思不翅在瀟湘洞庭間也視彼爭榮於春騰芳交蔭
曾不及乎一瞬何以過吾之所謂蘆歟廷鉉必有得諸心
矣因以其說來告余深善客之知道遂書以爲蘆軒記

東軒記

淮之南居人咸築土爲垣覆茨爲屋無高甍巨棟丹漆黝堊之飾非惟凋瘵而然蓋其風土俗尚猶古也方文敏者作東軒於所居之偏亦未始求侈於人客至輒席其中行酒賦詩連晝累夜至忘羈旅憂間嘗求記於余余觀一時鴻生碩士之所述發其義者殆無餘蘊矣然方氏越大姓也在元季時有捍海功優以名爵一門金紫氣焰赫然文敏在羣從兄弟中謙沖自厲莫不賢之國朝革命徙諸豪於濠上遂由海濱來受一廛之地即其所名盍求趣之所在乎嘗讀陶靖節詩有嘯傲東軒復得此生之語竊爲之歎曰江左人物其能知道而超

然物外者靖節一人而已夫治百里邑固愈乎南邨之
宅食五斗固愈乎溟下之田顧東帶之煩甘心荷鋤至
乞食至止酒初無一毫怵於中者豈不以爲得此生爲
至樂邪苟以得此生爲至樂孰可以易吾東軒之所處
哉由是夸攷晉宋諸臣渡江之初王導庾亮以區區一
方經緯天下未暇論也謝安夸大難樹大功而讒毀隨
之殷浩卒廢而書空又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
乎其於生已病矣劉穆之佐武帝崛起於後任兼內外
不足論也王弘欲辟盈居損何尚之旣老復起用智將
迎烏能一日嘯傲東軒有靖節之高乎其於生亦病矣
今文敏去富貴而安貧賤樂焉而遊疲焉而休外無所

求爲無所尤可謂獲全吾天於千戈各鬪之余且將帝

求內無所尤可謂獲全吾天於干戈格鬪之餘且將希
靖節於千載視冒進不已之徒違已從人汲汲營營以
至於敗而後止者相去何如也余故推而爲之說如此
異時尚當徑造東軒迎海月之宵升覽雲霞之朝鮮酒
酣興發援筆爲賦云

薦福草堂記

吳門秦彥昭氏旣葬其親郡西十五里之薦福山又築
室以奉其主而題之曰薦福草堂因其地也間求記於
余乃爲之歎曰自中古以來人之死者有墓以藏其體
魄固異乎不葬者矣然數十年後草樹已深蛇虺之所
蟠狐兔之所殘或惘然莫之一顧則亦委之鬼而已夫

孝子仁人有所不忍於其親而忍委之鬼可乎於是建祠其旁四時朝暮謹而守之庶幾慰夫冥冥者豈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乎其於古制合否弗暇論也且薦福之在姑蘇尤特奇峭狀類虎踞一名踞湖山五代時錢氏有國嘗建薦福寺於上中有五塢宋皇祐間節度推官馬雲求其林壑之美因別以名曰芳塢曰飛泉曰修竹曰丹霞曰白雲歷今五百年而絕境猶可想見於寒煙白草之外也彥昭用陰陽家言得其葬地遂翦荆棘而立棟宇其南則上方穹窿其西則爲天平又西則天池環拱旋顧如戟列屏峙而穹窿之南則太湖三萬六千頃皆在指顧之中是知薦福盡姑蘇之形

湖三喜六... 皆在... 口... 是... 女... 之... 开

勝草堂復據茲山之勝矣雖廢興之跡相尋於無窮此
理數之當然吾能有之一時之境因人而益勝焉初秦
氏之先居淮東之高郵業醫非一世矣後徙於蘇而彥
昭之先君子明德處士尤深於黃帝雷公問答之書叅
以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諸論切脉用藥往往起人於
阡死而多不責其報由是蘇人之有疾者咸走其門而
謁之處士不以貧富貴賤悉應其求可謂樹德於無窮
者至彥昭克守其業弗隨秦氏之名由是益大逮國朝
平吳遷民五百家於臨濠而彥昭亦與焉時處士已沒
越七年始克歸葬斯堂之作可見悽愴怵惕之心不待
春雨秋霜之降而發已故不辭而記之俾刻諸石以示

清江文集卷之三
四
來者尚嗣之而弗忽可也

杏田記

吳門陳敬夫客隱濠泗間闢室若干楹廣不踰尋丈深與之等中可坐客五六人余嘗造焉因觴其所而請名於余按臨濠古鍾離國而晉董奉嘗居之奉有神仙術托於醫以治人病不責其報惟令種杏一株及成林又令以穀一器易杏食之而積穀施貧無食者今敬夫蓄善藥應人之求抑亦有奉之風乎請以杏田名之然不謂之林而謂之田者蓋祖於李長庚之詩余固有其說矣凡人所依以爲養者莫過於田上者畝一鍾此秦陽遂雄蓋一州而火耕水耨終歲不得休其爲勞苦何如

也使不業田而有其地利者惟醫近之醫必宗於奉故
目杏爲田奚不可也嗚呼奉之爲神仙若淪於荒唐詭
誕儒者所不取而特取其有及人之仁焉夫享厚祿柄
大權視人之轉徙溝壑不翅秦越人之不相恤區區窮
山絕谷之士無民社之責乃能恤人之瀕死不救而有
術以濟之全而活者不知其幾千百矣可謂失之此而
得之彼宜其沒已久而人猶稱之也世之庸醫又特假
其名而漁利一時曰吾奉也人亦信其皆奉也烏有奉
之治人且不有其利也哉敬夫雖無神仙之術如奉疾
病者仰其藥而不夭其天年則其施也博與奉之杏何
異邪德之所積殆不可以町畦而有杏田之寔奉不足

以專美於前矣是為記復繫之以詩詩曰

田彼夕陽時耕時藝庶竭吾力以私其利猗與董奉樹
杏千株地無肥磽有花紛敷既花而寔又易以穀猛虎
守之盜者斯逐惟敬夫氏蓄藥滿家烏喙昌陽空青丹
砂取直孔廉厥施孔博何殊杏田不稼而獲我作我詩
爰揭座隅益封殖之孰匪菑畲

山陰谷四清堂記

鳳陽單公寧山之居京師也築室若干楹既茨而墁中
寘竹牀一楮帷菊枕以時休息焉蓋豐而能約約而能
安者合而名之曰四清見於鴻生碩士之詠歌亦既富
矣復徵記於貝瓊至於三四而不倦瓊因論元之季華

靡無節而在位貪墨民窮怨積胥起爲讐訖亾天下當
是時人主非不圖治中外之臣苟有一節之清者旌而
厲之使皆有所勸而守令得以貨之邊將得以貨之六
察得以貨之宰相任天下之重者得以貨之苞苴盛行
曲直弗當法從而敗理從而隳矣彼且爲虎狼爲淘河
累貲鉅萬猶不饜其求孰計國家之安危也哉公自少
砥礪名節爲郡功曹人莫敢干以私可謂絕無而僅有
已遭時之變嘗率鄉兵保境濠泗之間衆恃以安及歸
皇明遂見知於上爲按察使歷工部兵部尚書位尊而
祿厚被服必錦繡也玩好必珠玉也娛樂必聲伎婦女
也有不足怪者乃斥而不近而以四清爲尚等於儒者

信其中無一物之累介然表乎波流風靡之餘者歟昔
齊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以爲儉漢公孫弘脫粟布
被而汲黯以爲詐夫弘之曲學阿世其僞可知而晏子
雖不合於禮抑亦病其奢而矯之者或者猶稱其爲知
禮也若公之四清故近於晏之儉的非公孫之詐矣區
區舉物爲言而不求其心又惡知所存有大於是者向
使人人爲其所爲則身名俱榮以及於後世何其愚闇
不知如此而公所以獨高也故樂道其善而書之覽者
尚懲彼之失而監此爲法云

吳人惜陰軒記

會稽翁昌齡氏寓金陵之青溪性不悅於紛華益窮六

晉之說頁其室曰昔余其言以爲高昔十餘而甫一

籍之說顏其室曰惜陰其言以爲禹惜寸陰而陶士行
謂衆人當惜分陰禹勤於治士行勤於事吾取以爲法
云乃馳書三百里求余爲之記然余之荒落尚可以言
此乎辭弗獲則復之曰日之經天而西也分積而寸寸
積而尋丈以周所歷之度疑若可久矣方出而旦而夕
已及之旣進爲暑而寒復襲之射之發而不返丸之轉
而下走曷足以喻其疾邪君子苦其學之難成而懼其
時之易失必務於勤如禹如士行可也傳曰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孔子聖人也好古敏以求之顏子學聖人者
也語之而不惰矧以闇劣之資而自畫自怠歟余爲童
子時不知進學爲事飽而嬉倦而休智弗加益而年寢

長矣及困厄不振涉三泖出五茸將觀天下之會以自
壯復宿留三吳日從遊盤燕樂之適卒無所得而貌亦
改矣中夜思之惕焉內慚謝其所與往來者盡發篋中
書讀之其未見者則假諸人庶日有所進歲有不同塞
者以通而虛者以充也屬海內兵爭遠近騷然於是辟
亂山谷中又十有五年則既老而耄執卷竟日旋復忘
之嗚呼少而壯壯而老坐於不勤如此雖病而悔又何
及矣故常舉以告人使毋蹈其轍彼一時新進或未成
而遽足或既仕而尋棄不亦悲夫今昌齡由國子生擢
爲吳府伴讀退朝而歸未嘗與書稍輟且以惜陰自警
孳孳汲汲恒若不足是能觀夫天有不息之機以致吾

不息之功則其於學不極其至不止也非徒余之所愧
寔有望於若人焉姑書以勗其志

雙井堂記

按志雙井在寧州之修江中江深不可見至秋冬水落
始出而釣臺石明月灣咸在其上蓋亦西江之一奇觀
也宋黃太史山谷家焉公時與賓客來遊輒取水烹茶
清冽異乎他泉且賦詩有十里秋風香之語雙井之名
繇是益顯距今三百餘年而祠堂猶存不廢則一時之
風流槩可想已後盤谷先生居東甌之平陽者亦其苗
裔歟嘗登咸淳進士第及宋社旣墟遂隱不仕乃即居
第前鑿二沼種蓮於中復以雙井名堂特示不忘其先

之意雖其地與修江不同寔有太史之趣云三世孫吉甫仕皇朝征商鳳陽者五年於茲間過橋門見余求記所謂雙井堂者至於三四無倦色以爲非鉅手筆不以屬也遂復之曰余嘗讀易井之爲卦曰改邑不改井況修江之井又非穴地而爲者終天地未嘗改也而此特放而名之耳然名之所在君子得以考其事而論其人焉初山谷以詩鳴熙寧元豐間與蘇文忠公馳騁上下文忠公極其天才所至可喜可愕至混涵停蓄如唐杜甫者或未之及焉惟公盡古今之變深而不僻奇而有法在諸家爲第一惜其與時义牙放浪雙井不得久於朝廷之上使歌頌有宋之功德上軼三代徒發之游歷

所見凡風雲雷電范園臺射禽魚草木悉寫於辭以曳

所見凡風雲雷電苑囿臺榭禽魚草木悉寓於辭以洩其奇氣歐陽子謂詩人多窮余於山谷尤信之子孫綿延至盤谷僅一中科目又當革命之際弗及究其所施以終今吉甫博學工文亦區區授一典市官何其豐於才而嗇於位邪此天也非人之所與也然自山谷而盤谷自盤谷而吉甫歷若干世而流澤之深厚與雙井同一不竭視彼暴盈遽替者得失何如哉高堂巋然俯臨水鏡過者寧無反覆思慕而不改之常德尤可見也故因其請而極言之尚益昌其詩以衍西江之派者不在其後乎不在其後乎是爲記

聽松樓記

平陽縣治南出爲嶺門嶺門之西有大山特起曰九皇
嶄然與東山相雄長巨族林敬伯氏擇其勝處而居焉
山多千歲古松拱者偃者樛者直者鬱然盤錯雷霆霜
雪之餘不見遠近於是抗層構於蒼翠間題曰聽松樓
謁余爲記起問其狀則曰吾嘗讀書其上有聲颼颼然
謾謾然經於周阿達於重簷若繹而不絕若合而不散
雖朱絲之清汎鳳匏之啾發曷足以喻此邪此吾聽之
而樂也或天風夜作飛雨驟至激聃嘈殷空同又若海
濤之破山而西瀑布自天而落此吾聽之而駭也莊周
所謂天籟者非歟幸先生卒言之余因論人之所同聽
者莫過於樂而聽古樂者惟恐其臥聽新樂者至不知

倦則雲門咸池不足以悅天下之耳矧松之爲聲非有
六律七均之和以合乎黃鐘大呂者孰能聽之聽之而
悅不知槩於古今之樂何如也其殆真樂所在得於自
然異於人之所聽矣抑聞之善聽者不以耳聽而以心
聽而以神聽以神聽者上也以心聽者中也以耳聽者
下也假於耳曷若會之心會之心曷若極乎神歟聽松
之頃信其不徒以耳也余將起周而質之敬伯曰至矣
遂書其說俾歸刻諸石樵李貝瓊記

晚翠堂記

物有同類而絕異者余以草木觀之矣風雷之所鼓動
雨露之所發生榘而枝枝而幹綿山亘谷如青雲被覆

遠近一色松栢蒲柳孰辨其勝負也及一氣之烈蒼然而不悴鬱然而益蕃回視向之衆木何其暴榮遽落曾弗及乎旦暮之近況能與之偃蹇於冰雪之中也哉蓋衆木榮於一時時之變也不能不變而松栢貫四時歷千歲其大百圍其高參天不以時而盛衰也然後別其高直秀竦之姿而先後遲速有弗足論者此君子取之以比德乎大抵士之特立不回者非若新進之易合人方以爲榮而不足爲吾榮人方以爲辱而不足爲吾辱阨於前也旣久則伸於後也必大畜於內也旣足則發於外也必周此馬援卒成其大器楊震亦起於五七奚翅松栢之在衆木歟然余之所見者亦尠也臨汾單守

道者元中大夫湖南廉訪史副使明卿之孫政議大夫
同知通政院事仁美之子也乃能刮磨豪習折節讀書
雖間關兵馬間亦不少輟嘗失其母走三千里訪於金
陵得之縉紳咸稱其孝焉國朝置國子學聚四方之學
者遂由諸生升上舍未幾衆皆超遷爲美官橫金躍馬
驚駭閭里守道方從余來中都分教諸子弟乃以晚翠
名其遊息之所以自厲而無一毫媒祿意信其落落如
松栢之翠而非暴榮遽落者比矣嗚呼松栢之於衆木
類也其材恒見於晚士之與常人類也其志亦成於晚
事固不貴乎早也余知守道將有爲於久屈之餘而發
其所蓄無疑矣因其求文以記之故申其說如此而復

戒其守云

白雲書舍記

雲之爲物不一而白雲則水土清明之氣上升於天幽人處士恒玩而樂之然其去留無跡卷舒無時所謂雲之閒者非若雨雲雪雲之能澤物也會稽褚君德剛讀書蟠龍山下每清秋雨止牕戶皆雲也几席皆雲也被覆左右彌亘前後其居也以雲爲賓客其出也以雲爲車徒其限也以雲爲藩籬其飾也以雲爲采色雲無心也吾亦無心也日相接而相忘焉題曰白雲書舍蓋據一方之勝而香爐玉筍聯綿於雲間鴻禧之觀龍瑞之宮蔽虧於雲外城郭之埃塵迥隔而不及也鋤雲而耕

披雲而薪既足以自給而太夫人又壽考康寧歲時稱
壽洩洩融融此亦有天下之至樂萬鍾千駟孰有加於
是哉使有萬鍾千駟之榮或不及養其親而反貽親憂
得失抑何如邪書暇輒弦琴而歌歌曰山出白雲兮既
不以雨白雲浮浮兮又翳余戶余退無營兮朝耕夜書
卒歲有褐兮食且有蔬覽彼白雲兮惟潔時懋載酌清
醕兮爲母之壽繇是一時談者莫不樂道其美焉逮洪
武之起爲中書掾轉青州都指揮使司經歷尋升鳳陽
大都督府經歷乃不遠千里迎其母涉江道淮來王都
亦無異在蟠龍時蓋所居之境不同而同其樂也故復
揭白雲之名於寓所親之所在即雲之所在有不待假







